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白夜 B A I y e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白 夜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刘 徽 译

前 言

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俄国十九世纪杰出的作家,也是在思想和创作上极具矛盾性的作家,正是这种矛盾的复杂性构成了他系列作品的艺术魅力,使之与托尔斯泰齐名。高尔基曾对之进行过中肯的评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他们以自己的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使整个欧洲惊愕地注视着俄罗斯,他们两个都足以与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卢梭和歌德这些伟大的人物并列,但他们对于自己黑暗、不幸的祖国都有过不好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身平民,父亲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这使得他自小就养成了对贫穷下层人民和宗教的深厚感情。自一八四四年他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以来,他创作了系列的“小人物”小说,继承和发扬了普希金和果戈理写“小人物”的传统,拓展了对主人公心理的细腻刻画的特色。

《白夜》完成于一八四八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年代的代表作之一。它也是一篇关于“小人物”的中篇小说。小说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人物”的深切同情和对主人公心理惟妙惟肖的刻画表达得淋漓尽致。《白夜》讲叙了一个以幻想度日的人和一个小女孩四个夜晚心与心的交流。对爱的追求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之由陌路成为知己甚至情人,但又是对爱的承诺和关照使他们又各归其位,前者仍活在幻想之中,后者则与心爱之人步入结婚殿堂;然而,瞬间的心与心的碰撞则成永恒。

小说全文由四个夜晚构成,以主人公的对话和心理表述为

主要内容。这使得笔下的两个小人物形象生动鲜明,心理展示得细致全面,表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高超的艺术表现力,颇值得品味把玩。当然,此中所描写的“小人物”——幻想中的病态心理有时失之过细,使得其略显神经质和悲观态度,瑕不掩瑜,《白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年代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读者可以一阅为快。

一九九九年二月

白 夜^①

《伤感小说》

——一位沉迷幻想的人的回忆录

……要不然它之诞生
仅是为了触摸你的灵魂
即便只是电闪般的一刹那？……^②

伊凡·屠格涅夫

第一个夜晚

这是一个美得让人深感奇妙的夜晚，能够与之媲美的夜，我亲爱的朋友，大概只会出现在你我青春年少之际。朗朗夜空，缀满流光四溢的星辰，抬头放眼望去，你定会禁不住扪心自问，同一晴夜笼罩下的人们，难道还有谁怒气冲天、悲喜无常的吗？这个问题又是年轻人所问的，亲爱的朋友，彻彻底底的是年轻人才会问的问题。当然，希望上帝常常让您的心灵中久久回荡着这个问题！……一谈到那些先生们的固执与喜怒无常，我就不由自主地在心中对照着自己一整天的绝好表现。

自大清早伊始，我的心就被一种无缘由的愁苦郁闷煎熬着，

① 白夜：是北极圈内特有的天气现象。彼得堡位于北极圈附近，至夏季几乎每个夜晚都因北极光的存在与白昼一样，故有“白夜”之称。

② 此诗句出于屠格涅夫一八四三年的诗作《花》，原句为“须知花的诞生，是为了与你的灵魂作片刻间的触动。”

突然之间，我顿感孤独，周围的人抛弃了我，他们对我置之不理。无论哪个人自然都会发问：此处的“周围的人”说的是哪些人？在彼得堡这个城市我已经呆了十一年之久，但是却未结交上一个知心的人。其实，对于这些知心之人我又何必结交呢？没有他们，我依然熟知彼得堡的角角落落；也正是缘于此，当彼得堡城中的人纷纷收拾准备好，不约而同向避暑山庄出发之际，那种被人遗弃的感觉便笼罩了我。我，孑然一身地留了下来，这使我心生恐惧；接连三整天，我从城这头闲逛到城那头，情绪低落，无所适从。涅瓦大街，街心花园，河岸小路，无论哪一处，我都再也寻不着那一张张总在一年中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刻会出现在我面前的脸。那些脸的主人当然对我毫无所知，但对他们我不但认识，而且深为熟知，因为每张脸我都差不多认真地审视过。当它们浮现快乐与幸福时，我也因之而快乐幸福，当它们为乌云所遮盖时，我也会因之郁郁寡欢。在方坦卡河畔，那儿有一位老人，每天的某个特定时刻，我总会与他在哪儿碰面，差不多可以说他已经是我的朋友了。在他的脸上，总是神色庄重，一副心有所思的样子；时不时嘴中喃喃私语，左臂挥舞，而他的右手则拄着一根长的拐杖，上面布满节疤，杖头还镶着金边。更有甚者，他还会留意我，我们俩倒心有灵犀一般。我敢断言，若是在那个特定时刻的方坦卡河畔的固定地点，我少有地未露面，他定会心情黯然的。如此长久下去，有的时候我们竟还会互相点头示意，尤其是在两个人心情不错之际。前一段时候，曾有一天我们俩都未曾谋面，在彼此相见的第三天，两个人擦肩而过之时，差点儿举手脱帽致礼，幸亏及时醒悟才心意相通地不动声色地走了过去。

那一幢幢的房屋也是我所熟知的。一路走去，那些房子仿佛都排在路边向我跑来，每个窗户向我张望着，几乎脱口而说：“您好，身体尚好吧！我倒很精神，多谢上帝的庇护。五月份一到我又可添盖一层了。”或者又问：“您身体如何？赶明儿我就得翻新了。”或者告知我：“一把火差点儿将我付诸灰烬，我的胆子都被

吓破了。”诸如此类的话。在它们之中,不乏我的喜爱之朋,交心之友;其中的一幢房屋今年夏季会有建筑设计师来修葺一下,届时我定会日日拜访,以防它被整修得一塌糊涂,愿上帝庇护它!

.....

然而,我总是不能忘掉关于一幢浅粉色的玲珑小屋的遭遇的。它是座石头房屋,着实惹人喜爱;它总是犹如绅士般地将视线投向我,又如高屋建瓴般地打量着它那些呆头呆脑的伙伴。每次我与它擦肩而过时,总无法压抑溢满身心的快乐。上一周当我又漫步于这条大街、向我的朋友观望的时候,它猛然悲愤地叫道:“我被它们涂成黄色的啦!”这帮谋杀者!这群愚昧蛮横的家伙!无论是圆柱,还是房檐,什么都不为他们所顾惜,我的朋友于是通体黄亮,犹如一只金丝雀。这几乎使我气得背过气儿去!迄今为止,我一直无法坦然面对我那可怜的朋友,它的容颜被摧残得一塌糊涂,全身背负着那种中国龙袍般的颜色。

唠叨至此,我亲爱的读者朋友,关于我对整座彼得堡城的熟悉程度,您心下也应有所了解啦!

开头我就曾告诉您,整整接连三天我为痛苦所折磨着,一直到我发现这种郁闷的根源。走在大街上,我的心是不舒畅的,这个人无影,那个人无踪,某位先生又不知所去。即便呆在家中也难受憋闷得很。两个晚上以来我一直绞尽脑汁地思考着,我那小小的世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何身处其中会如此令人郁闷呢?心存疑虑的我扫视着绿色的墙与天花板,仔细勘察着墙那边油烟熏黑的颜色,天花板上悬挂的串串蜘蛛网——蜘蛛网的存在全然应归功于玛特莲娜“独具成效”的精心培养;我又是一遍一遍地仔细检查着我所有的家具,甚至每把椅子,心中暗自思量:难道问题由此而生?因为若是有一把椅子被放在与昨日不同的地方,我的心就会莫名地烦躁,无法抑制地烦躁起来。我将视线投向窗外,但也只是徒劳……我依然沮丧着,毫无半点儿生气。我更是煞有其事地唤来玛特莲娜,以严父的口吻训斥着她,责怪整

个屋子被她搞得脏乱不堪，缀满蜘蛛网。然而，她仅在大吃一惊之余向我看了一眼就默然离开了。因而到今日为止，那些蜘蛛网仍大模大样地保存在那里。

截止今日早上，我终于恍然大悟出毛病出在何处。唉，真正的缘由是周围的人纷纷从我身边逃向避暑山庄之中！对于我粗俗的言辞，请多包涵，实在是一时间我无法择出高雅的语辞了……因为身居彼得堡的每个人要么已踏上了去山庄的车，要么已收拾停当只欠启程了；因为在我的视线中，每一位先生从彬彬有礼、令人肃然起敬、雇有车夫的尊贵身份一晃身就成为了高贵家族之首，已然抛弃琐碎的日常杂务，乘上轻便的四轮马车，赶去山庄与家人团聚；因为每一位擦肩而过的路人，现在都面带特别的神情，每与人照面几乎都像是在宣告：“各路朋友，这儿我只是偶尔经过罢了，一两小时之后的我们，就会乘上通向山庄的马车了。”

一双纤纤白手有节奏地叩打着窗扉，一扇窗户便敞开来，窗口处就会冒出一位优雅的小姐，向卖盒花的小贩招着手。那时我知晓这些将被人们所购买的花可不是要被安置于憋闷的城市住宅内以传达春意的，而是要马上前往到供人避暑的山庄之中。进一步说，我的观察在某一特殊方面进展神速，那就是我根据人们的外表足以断定他们将会在哪一栋山庄之中落脚。那些居住于石头岛、药剂师岛或者彼得戈夫大街上的人们，可是别具一格的，他们衣着得体且讲究，气质高贵且潇洒，甚至进城乘坐的马车也颇为富丽堂皇。对于身居巴尔戈洛夫甚至更远一些的人，令人第一眼难忘的则是全身流露的理智和架势。而从克利斯托弗岛来的旅客最醒目的却是怡然自乐的快乐神情。我常与长如巨龙的车队相遭遇，那些车夫们在货车边慵懒地走着，手中握着缰绳，各种各样的家具如山一样堆在车上，有不同式样的桌椅、土耳其式或非土耳其式的沙发以及其它的家当。当然，在那车顶上总是不会少一位坐阵的年迈而体胖的厨娘，对这些琳琅满目的

主人的家当，她如同爱护自己眼睛一样小心地守护着。我还望见在涅瓦河和方坦卡河上挤满了条条满载家当杂货的小舟，它们朝着黑河和其他诸多小岛行进着。在我的视野中，这些小船和载运的家当由一至十，由少成多成倍成倍地膨胀开来，好像世界上所有的角落均已准备待发，只需车与舟的出发，全被一点一点地挪进山庄中去了。整个彼得堡似乎已被即将化为废墟的命运所主宰。对于这些，我深感羞愧、郁闷与生气。我无处可藏，也无前去避暑的必要。刚开始我还打算随意挑一辆马车同去，要么找位彬彬有礼自雇马车的先生做伴，但是寻来寻去，压根没有谁会向我发出邀请，仿佛他们从未记起我的存在，一如我只是他们的陌生过客。

走啊走，我走了很久很久，也走了很远很远，一如既往，我对我究竟走到何处全然未放在心上，猛然间才发现我已抵达城门口的哨卡处。此时的我，兴奋异常，于是便从拦路的横木杆上跨越过去，走向播了种的田野上与郁郁草地之中，把疲惫抛至了脑后，浑身上下只是有一种感觉：卸下一个沉重包袱的轻松感。所有来来往往的过客都向我行着注目礼，几乎要点头致敬了。无缘由地，一切的人都心情舒畅得很，没有哪个不抽起烟的。因而，我心情也欢畅起来，若放在过去，我可是从未曾如此。我仿佛一眨眼间身处意大利的国度，满眼帘的美妙自然风景，让我这个病蔫蔫的蜗居于城市苟延残喘的小市民，连连惊赞。

在彼得堡，那里的自然风景也拥有其独特的魅力。每逢春回大地，它的蓬勃生机就四处流溢，毫无掩拦地展现着上天赐予它的所有威力。花草树木吞吐着鹅黄的嫩芽，身着美丽的春装，捧出千簇万簇的花朵，满目的姹紫嫣红。……面对一切，您会触景生情地念起那位病若西施的窈窕姑娘，望着她你时而心存怜惜，时而又满怀爱怜，时而却又对她漠然，视之无物。可是一刹那，她竟出人意料地呈现出一种难以言表的动人情韵，而震动之后的你则会不由地扪心自问，究竟在那双忧郁而又凝思的双眸背后

涌动的是何种神奇的魔力，而正是它的存在使得双眸迸发出触人心怀的火花来；在那苍白憔悴的面容重现粉红的背后又是谁的功劳？为何在她那娇嫩的面颊上激情在迸发？为何她那丰韵的胸脯曲线高高隆起？究竟是什么力量把这可怜的少女的力量、生命与美丽重新唤回，促使她面露笑容，抛洒串串清灵悦耳、热情十足的笑声？于是，您环视四周寻找着，如同找寻某个人，直至您终于寻有所获……但是，这灿烂的瞬间转眼而逝，或许，明日展现您面前的仍是那个心不在焉、若有所思的视线，还是如同往昔的苍白憔悴的脸，还是一如既往的恭敬与羞卑的举止，甚至一脸的懊恼，甚至是为那消逝而过的瞬间欢愉的难过与悔恨情绪的丝丝缕缕……于是，您满心的惋惜，为那瞬间美丽的迅不及耳的消逝而惋惜，在您心中，它是洋溢着那么诱人的光芒，但又是那么转眼即逝得不着痕迹般的无情。着实让人遗憾的是，那一瞬竟无法容纳爱它的点滴时间……

不过，对我而言，这度过的夜晚远胜于白昼！事情的原本是如此这般的。

待我返回城中快到住所时，夜已很晚了，时针已指向了十点多。我是走在运河堤岸的路上的，这钟点儿是不会寻见一个人影的。当然，我所落脚的地方处于市中心很远的位置。我一边走着，一边哼着歌，每逢我心感幸福之际，我总会低声唱上几句，就像任何一个无亲无故、无朋无友的幸福人逢上快乐无人分享时一样。忽然，一件最最出乎人意的惊险的事发生在我面前。

在我站着的路的那边，一位女子站在那儿，她在运河栏杆边侧身斜倚着，手臂也放在栏杆之上，显而易见正对着那混浊不堪的河水全神贯注地看着。她的头上有顶可爱之极的黄色小帽，一件精致的黑色披肩披在肩头。

“这是一位女郎，而且一定是位黑发女郎。”我心中暗自想着。

对于我的脚步声，她似乎未进耳中。我屏住呼吸，揣着那颗

怦然跳跃的心悄然走过她的身旁，她竟然纹丝不动。

“真是奇怪！”我心想，“她肯定为什么事而想得不知所以啦！”

猛然间，我停下了前进的步伐，怔怔地呆站在那儿。原来一阵低低的哭泣声传入了我的耳中。对！毫无疑问，是那位姑娘正在抽泣。过了一分钟，一阵又一阵的呜咽声传了过来。我的上帝！我的心紧紧地攥在一起。虽然对于女人我平素十分腼腆，但眼前此时又是何等时刻呀！……

转过身，我向她的方向走去，若不是那些描绘上流社会的小说千以万计地滥用“小姐”这个称呼的话，我没准会将之随口唤出的。而恰因为我明晓这一点，所以我能尽力勉强自己将之咽了回来。我正在绞尽脑汁地搜寻着恰当的称呼，这时，那位姑娘醒转过来。她把头向后转过来张望了一下，似乎突然意识到什么，便低头急忙走过我的身边，上了沿河大道，从街中心横穿过去，顺着人行道走远了。我无法鼓起勇气来穿越街中心，我的心如同一只被捕获的小鸟在胸膛中张翅扑通着。但是，接下来从天而降的意外，却为我帮了次大忙。

在距离和我素不相识的姑娘不远的人行道同侧，一位燕尾服打扮的先生出其不意地现身了。这位先生年龄倒有了一把，但步伐却着实称不上扎实。他手扶着墙，谨小慎微地走着，身子一摇一摆的。那位姑娘却如同飞鸣的箭一般，虽提心吊胆但也行色匆匆，就像任何一位不愿别人陪伴回家的夜行女郎那样。若非那位步履蹒跚的先生未曾受到我的命运之神的挑拨的话，他肯定是不能追上这位姑娘的。但是忽然，我的那位先生事先无任何征兆地拔腿就追我那位素昧平生的姑娘，脚步如同不用落地飞一样。眨眼间他就赶上了那位姑娘，姑娘惊叫了一声……托上帝恩典，多亏我手中恰好握着命运之神赐予我的那根多疤的漂亮手杖。风驰电掣般，我立刻赶到人行道那一边，那位从天而降的先生无言地慢慢刹住了脚步，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知晓了不能

莽撞而为的道理。我们渐渐走出去好远,这时,那位先生才向我发出颇为慷慨的抗议,只是至于他所言所语,我们已无法听清了。

“将手快点伸给我,”我向那位素不熟知的姑娘讲道,“如此做你就不会再受到他那大胆的骚扰啦!”

默然无言,她的手递向我,并且由于激动和惊惧它仍在无法停止般地颤抖着。啊,此时此刻我是发自心底地感激着你呀,从天而降的先生!我悄悄地向那姑娘望了一眼,觉察到她那实实在在的魅力,不出我的预料,她果真是位黑发女郎。泪珠仍攀挂在她那黑黝黝的长睫毛上,我无法确定,那是缘于刚才降临的惊恐,还是缘于这之前环绕她的痛楚。不过,微笑已浮现在她的嘴角。她也悄然望了我一下,接着红晕浮上脸颊,脑袋也低了下来。

“您说说,为什么刚才您要把我甩下来呢?若非那样,有我在那儿,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的。……”

“可是,对您我无所了解,我原以为,您也是……”

“可是现在对我您就洞悉了些什么呢?”

“毕竟有一点点,例如,为何您会浑身发抖呢?”

“哦,一眼就被您看穿了!”惊喜之余我答道,为着我发现我的这位姑娘的确很聪明。一般而言,聪慧与美丽并非截然对立的,一个人若能美貌又不乏智慧,无论如何可谓好事情。“没错,一眼就被您猜到了。的确,我对女人非常羞怯,对于我的激动我不会否认的,这份激动比起您刚才所受那位先生惊吓时的激动并不逊色多少。这简直是在做梦,然而即便是身陷梦境,我也压根预料不到有朝一日会与一位女性相遇。”

“是吗?果真这样吗?”

“是的。若是我的手在颤栗着,那是缘于像您如此的纤纤素手它是今生第一次接触。我与女人向来很生疏,换句话说,对于女人我素持敬而远之的态度的。您知道,我仍是孑然一身……甚至于我都不知该怎样与女人相谈。比如这会儿我意识不到您我

是否有所唐突的言谈和愚蠢的举止？请您坦言相告，对您的提醒，我绝对无意责怪的……”

“没有，一点也没有，正好与之相反，您的言谈举止非常得体。既然您请我坦言相告，那我可以直言地向您说，您这样的羞涩女人正好喜爱。若是您想深入理解它的话，我不得不坦率承认我也喜欢这样。因而我一定不会赶您离开的，至少在到家之前。”

“如果对我您是这样看待的话，那我马上就不会为羞怯所困扰了，而且也就用不着我已准备好的那套手段了！……”

“手段？哪种手段？有必要用手段吗？这似乎不太妥当吧！”

“抱歉，我不再有此念头的。我是不假思索就说漏了嘴。不过，话又说回来，您难道不想一想这时候的我会满脑子都是主意吗？”

“您是琢磨如何让别人喜欢您，是吗？”

“没错！看在圣母玛丽亚的份儿上，有劳您对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判定一下，好吗？您不知道，眼看已过二十六岁了，我仍未曾结交过任何别的人。唉，我如何能表达清晰、明了、得体呢？不过，对您来说，将一切的一切都全盘托出的话才是上策……一旦我心有所思想要倾诉时，我是无法沉默不言的。唉！反正都一样，……不管您信不信，我平生未曾和一个女人打过交道，从未曾有过，从未曾有过呀！也没有任何知心之人！一天接着一天，我只会沉浸于幻想之中，梦想自己有朝一日与一个什么女人相逢。哎，您若是知道，我曾拥有过无数次这样方式的恋爱经历就好了……”

“什么样的方式？谁是您爱慕的对象？”

“没有任何人，因为我所爱的只是一位完美的女性，她只有活于我的梦中！在幻想中我曾体会过许多风花雪月的浪漫故事。啊，对我，您一无所知！老实说我确实不是没有和两三个女人接触过，但她们又是什么样子呢？尽是些不伦不类的女房东……或许您会觉得我很可笑。坦然地说，我也无数次想毫无拘束地与大

街上所遇的贵族女郎交谈，当然，是她孑然一身的时候。至于交谈时的言谈举止，自然要羞怯些，谦顺而恭敬，并不乏激情。我会向她倾诉，我独饮寂寞，希望她不要赶我离开，对她坦白我对如何结交任何女人几近空白，使她知晓，若是对如同我这样可怜的人的羞怯的哀求置之不理的话，仅仅是从女人的责任心角度来讲也是太不讲情面的。我最后会对她表白，我所有的愿望只是恳请她能与我交谈那么几句温情的话，能够耐心倾听我的所言所诉，并相信它们，不要马上把我赶走；即使想对我施以嘲讽也是可以的，不管怎样，让我感受一点希望，与我谈上几句，仅仅一两句足已，然后就各奔东西，永不再见也行……您笑我啦……说实话，我这样说也是想逗您快乐一些……”

“哦，您别在意，我笑得是您自己给自己找别扭。只要您尝试着行动，一定会大获全胜的，就是在大街上行动也未尝不可，越简便越容易……无论是哪位心性良善的女子，只是她不是白痴或者她这会儿未因别的烦心事而怒发冲冠的话，她一定不会将您一下子赶走，吝啬于与您说一两句您这么羞怯的乞求的话的……您说说，我这是怎么啦？当然，或许她会认为您是个疯子。这自然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至于世间他人的生活，我了解得并不浅薄！”

“啊，万分感谢！”我叫喊着，“您不会意识到，您现在帮了我多大的一个忙！”

“好了，好了！我想请教您，您凭什么判断我就是那样的女人呢？可以使您与她……嗯，也就是您理解的那种甘愿关心并与之建立友谊……一句话，就是不是您刚才所指女房东之流的女人呢？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走到我身边呢？”

“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只是因为您孑然一身，而又冒出一位胆大妄为的先生，况且又是大晚上的。这使我认为我应毫不推脱地担起这种责任，对我这种想法，或许您不会不同意吧！”

“不对，不对，我所说的不是刚才，而是指比这早的那次，就

是站在道路边时，您不正想向我身边走过来吗？”

“站在道路边的时候？的确，我实在不知如何得体地回答。我心里只是惶恐……您有所不知，今天我心情十分十分地舒畅，我一路走着、唱着，甚至不觉地来到城市郊区那儿，这种幸福的滋味我可从未曾体会过的。或许，我认为……您……，请见谅，我是说，那时我似乎听到了您抽泣的声音……而我的心恰恰是担当不起任何哭的声音的……我的心缩成了一团……老天哪！难道我无法取代您去悲伤、难过吗？我对您所流露出的发自内心的怜惜，难道是一种罪恶吗？……抱歉，我所说的是同情……不管到底怎么一回事，难道我心无旁骛地向您那儿走去，唐突了您吗？”

“好了，不用说了，您不要再讲下去了！……”姑娘把头垂了下来，紧握着我的手说道，“是我多心了，原本不应再提及这件事的。但是，话说回来了，值得我欣慰的是我总算没把您看走眼儿……您瞧，不知不觉已到家门了，从这儿拐进胡同口里，只有两步路那么远了……再见吧，我的朋友，多谢您的……”

“难道，难道自此之后你我就永不得相见了吗？……难道你我就这样诀别了吗？”

“瞧您想到哪儿去了？”姑娘边笑边说，“最一开始您只是打算仅仅交谈两三句话，可如今……算了，老实讲，我可没指责您什么呀……也许，我们也会有相见的机会的……”

“明日我保证会来这儿的，”我连忙说，“哦，抱歉，我未意识到自己已在做出要求了……”

“啊，您确实太迫切了点儿，而且您差不多是在要求……”

“请您停一停，听我讲一下！”我截住了她的话头，“今后若是我的话中有对您来说不中听的地方，请您一定要大人不计小人过……话又说回来，这件事本来就是这样的：明日来这里是我不得不为的事情。我是个幻想家，耽于梦想以此度日；我活在现实中的日子很少很少，比如现在这种时刻，对我而言是少见的，所以，我不能阻止我的梦幻之中这些时刻的重新浮现。今后的岁

月里，我会日日夜夜、不分年月地思念您。明日的这个时刻、这个地点，我一定要出现，而且今日的一切只要一回想起来，我的心就洋溢着无比的快乐。对我而言，这个地方的确惹人喜爱。整座彼得堡，在我心目中如此可爱的地方只有两三个。甚至有一回因为回溯往事还惹得我淌下热泪，就如您刚才那样。或许根据这条不成文的理由我才推测十分钟以前的您可能也是为往昔岁月而哭泣的……不好意思，我又有些得意忘形、不知所云啦。也有可能，在那儿您曾度过美好的时光？……”

“那好，”姑娘讲道，“明天，也是十点钟这会儿，我一定来这里。我觉察到，对您的要求我已无法拒绝……这也就使得我不得不来这儿了。您别将这误会成我和您两人私订的约会。我先把话讲明，让您知道，我这样做的必要性全是以我自己的需要而出发的，不过，算了……我还是与您坦言相告吧！若是您到了这儿，倒也无关大局，首先，类似今日这样的麻烦事也许又会重演，不过，这暂且抛到一边置之不理，……一句话，我只是希望再见到您……与您交谈几句。您瞧，现在您心中不再责怨我了吧？您别草率认为我是可以随随便便与别人约会的……我压根未曾和别人约过会，除了……算了，不再讲了，将它变成属于我自己的秘密。若您非要听的话，那我可得摆明条件才行。……”

“条件？您讲，您讲，将您所说的条件统统抖落出来。对它们，我绝不会皱眉头的，我会一口同意的。”一种无名的喜悦淹没了我，我高声喊道。“我发誓，我一定会对您所说的忠贞不二，恭敬顺从……对我您是有所了解的……”

“正是由于您所说的这个原因，我才会和您相约明天在这儿相见的，”姑娘边笑边说道，“对您，我可以说不了解了，但是，您要想赴约就首先得接受两个条件：第一，（对于提出的条件您可得全盘接受，答应我的要求，您瞧，我可直率得把话全讲明白了）您不能对我产生爱慕之意……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我可提醒您这一点儿尤为重要。我只打算与您交个朋友，您看，我把我的手

伸给您……但是要陷入爱河，我可不同意，求您啦！”

“我保证！”我听完，马上将她的小手抓紧，叫道。

“得了，您也别保证什么！对您的脾气，我不得不知道，犹如爆竹一样，一点就炸！对我这样的评价，您可别生气。若是您知道就不会生气了……直到目前，能与我交心的人，我一个都没碰见，没有谁帮我出主意，向我建议。当然，这样的人是不能在大街上寻找的，但话说回来了，您属例外。我对您很了解，就仿佛你我二十多年一直是好友一样……真的，对我提出的要求您不会违背它来耍弄我吧！”

“对我的所作所为，您以后会亲眼所见的……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度日，尽管它只是一个白天、一个黑夜。”

“上床美美地睡一觉不就解决了？祝您做个好梦！同时您别忘了：我可完完全全信任您了。刚才您大声喊出的那些话真令人感动！无论哪一种感情，就算是兄弟手足之情，难道能用言语来表达明白吗？您不知道，您的所言讲得多令人感动，它让我心中一下子就涌起对您的信赖之情，并决心向您讲叙我心底所有的事情……”

“看在圣母玛丽亚的份上，到底有什么心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等到明天我再告诉您，现在暂且不谈。这样大概对您更好，至少会使您感受一点罗曼蒂克的滋味。也许明日我会把它说出来的，当然也许闭口不谈……不过，今后我一定会告诉您的，您就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对方了……”

“天哪，明日关于我的一切，我也会向您全盘托出的！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奇迹竟然好像降临我的身边……我的上帝，我现在身在何处呀？喏，您告诉我。一开始，您可与别的女人不同，没对我勃然大怒，将我驱赶走。对您的这种作法您不会后悔吧？两分钟，就是这两分钟您就带给了我无限的快乐！对，无限的快乐！由此可以知道，大概是您促使我和自身和谐起来，您

把我心中的困惑化解开来，把我的疑虑……也许我也将与这样的时刻再次重逢……好啦，说定了，明日，我会将我的所有秘密都讲给您听，一点儿也不存私，全部讲出来，您会知道的！……”

“好，我一定会耐心去听的，届时您就可以说了……”

“没问题。”

“再见！”

“再见！”

就这样，我们相互告别了。整整一个晚上，我逛来荡去，回家的决心怎么也下不了。我太幸福了……明天再见！

第二个夜晚

“啊，不管怎样您总算坚持过来了！”她边对我说，边笑着握住我的双手。

“整整两个钟头，我一直就站在这儿，等您。您不明白我是怎样才熬过这一整天的！”

“明白，我能明白，好了，让我们开始聊正事吧！我来这儿的目的是，您可知道吗？我可不是为了和昨天一样闲侃。我想从今后，我的言谈举止要多些理智才行。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对此，我昨天一直都在考虑。”

“我们要多一些理智，您所指的到底是哪一方面，哪一点呢？就在这边而言，我早已准备就绪。说老实话，在我整个生命之中，找不出来任何一件比昨日的所作所为更能理智的了。”

“果真吗？啊，我想先恳求您不要这么紧地攥着我的手。其次，我想对您说，今天我一直对您这个人颠倒过来又颠倒过去反复地想，想了很久很久。”

“是吗？那结论怎样？”

“我的结论是：我们必须一切从头开始。因为我已得出结

论：对您这个人，我还谈不上了解，昨天我的所作所为太像一个小孩子了，孩子气十足。若要追究责任的话，自然应怨我心肠太软了，我有些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为了更正这种草率的行为，我决定应该彻彻底底地了解您。但是限于您本人的情况无人可以告诉我，那您自己就需要把您的一切、方方面面，向我讲明白，例如您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好了，快些讲吧，告诉我您的经历！”

“经历？”乍听之下我惊叫起来！“经历？您听谁说我有经历？我压根没有任何经历……？”

“但若没有经历，您的生活又算什么呢？”她边笑边打断了我的话。

“我能有什么经历可谈呢？俗语有云，我是自由自在存活于世间的，换句话讲，我是孑然一身，彻底的一个人，形影相吊，您能明白什么是形影相吊呢？”

“什么是形影相吊？也就是说除了您的影子，没人和您做伴，没见过别的人。”

“哦，倒不是没见过别的人，但我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怎么会呢？难道您不和别的人说话吗？”

“若按严格意义上的讲话而言，我确实没和别的什么人说过话。”

“那好，您说一下，您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啊，稍等一下，我猜想：也许就像我一样，您也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奶奶，她自己看不见，便也一辈子把我关起来，不能外出，我差点因此不会说话了。两年前，我天性活泼，她就觉得无法约束我了，就叫我到她身边，把我的衣服用别针别到她的衣服上，打那儿以后，我就和她天天呆在一块儿。她尽管双目不能视物，但却可以织袜子，于是，我就坐在她身边帮她缝衣服，有时也给她念会儿书。唉，多好玩的办法！我被她别在身边整整两年还多呢……”

“我的上帝！何其不幸呀！哦，不是的，我可没有您这样的奶

奶!”

“既然不是这样,那您怎么老在家里窝着呢?……”

“您听我讲,是不是您想知道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啊,是呀!”

“就是针对这个词的准确含义讲?”

“就针对它的最准确的含义讲!”

“那您听好了,我是一个典型!”

“典型?! 典什么型?”姑娘闻听此言,大声笑起来,仿佛一辈了没如此开心过一样,接着就喊道,“与您一块聊天真有趣!您瞅见没有,这儿有条板凳,让我们坐着聊吧。您的经历是不是可以开始讲了,这儿不会有别的人的,也没人听见咱们的谈话。话又说回来,不管怎样,我绝不相信您没有经历。我都有经历,只是保密而已。那,您就是解释一下典型是什么?”

“典型? 典型就是一个独特的人,一个滑稽荒诞的人!”我被她那童真般的笑声给感染了,于是也跟着开怀大笑起来,“典型是指个性。您慢慢听我解释,您明白何为幻想家吗?”

“幻想家! 不好意思,这我怎么不明白呢? 我自己就是个爱幻想的人! 有时,我和奶奶坐在一起,满脑子全是稀奇古怪的东西。哎,幻想只要开始,无论何种奇怪的念头都不停地往外冒,我甚至幻想过与中国的皇太子结婚……您知道吗? 作幻想家的滋味可舒畅了! 不过,或许只有天才知道这种感觉! 尤其是逢上正儿八经想心事的时候!”这一回她肃容满面地答道。

“好极了! 您甚至幻想着与中国皇太子结婚,那么对我将要所说的您一定能够理解的。嗯,您先耐心听我讲……哦,对不起,我尚未请教您的尊姓大名呢?”

“您终于没把这点儿给忘掉! 早就该请教的呀!”

“哦,我的上帝! 我实在是被幸福冲昏了头脑,一直忘了这一层……”

“我的名字是纳斯金卡!”

“纳斯金卡！仅此而已？”

“仅此小名而已，怎么，您还想全^①知道吗？挺贪婪的嘛！”

“全知道？不，正好相反，这已足够了，够多的了！纳斯金卡，您是位好姑娘，要是您一开始就成为我的纳斯金卡有多好啊！”

“唔，这才对嘛！”

“那好，纳斯金卡，我开始讲我那荒诞不经的经历了。”

我坐在她的身边，挑了一种庄严得近乎刻板的神态，然后用念报告的声调叙说起来：

“纳斯金卡，您大概不了解，在彼得堡，有一些角落是非常奇异的。天上的太阳，将阳光洒向彼得堡所有的人，但仿佛从未普照过那些地方一样。而在这些角落播散阳光的好像专门有另外一个太阳。它射出一种特殊的光芒，哺育着这里的角角落落。亲爱的纳斯金卡，在这些角落里，存在的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它不同于我们周围那样火热的生活。这种生活，我们这儿是没有的，我们身处的这个严谨的时代也是没有的，它或许只属于那遥远的九重天之外。它是种理解的拼贴物，荒诞而又不乏激情，哎，纳斯金卡，它其中充满着黯淡、单调和无限的庸俗！”

“啊，我的天哪！这个开场白是多么新奇呀！我究竟听到了什么呢？”

“纳斯金卡——称您纳斯金卡，总觉得不够——您听我说，生活在那些角落里的是一群稀奇古怪的人——幻想家！若非要准确而详尽地界定它的话，那不妨说，幻想家不是人，而是一种东西，某种中性的东西。他们的栖息之地大多是在少见人烟的角落里，他们蜗居在其中，甚至对白昼的阳光颇感敌意。一旦它爬进属于自己的角落，就会在那儿扎根生长，如同蜗牛一样。要么至少在这点儿上和一种有趣的动物十分相像；这种有趣的东西

^① 俄罗斯人的姓名包括三部分：名、父称和姓氏。初次见面多介绍自己的名字和父称。若是只介绍自己的小名，则表示亲切。此处女主人公的自我介绍令对方意想不到，故而有些感叹。

既可说是动物,又可说包括动物的家,一般人都称之为乌龟。您不妨想像一下,对自己困身的墙壁,它怎会如此热爱?况且那些墙壁为绿的色调涂满,并且薰得黑漆漆的,一瞅就让人沮丧,另外还散发出一股使人无法忍受的烟味!还有,在招待他的某位上门拜访的熟人(他的熟人少得可怜)时,这位可笑的先生怎么会那么困窘惊慌,神色突变,仿佛就像刚刚他在自己房子内犯罪一样,要么是制假钞,要么就是以匿名方式将写的几行小诗寄发杂志社,假称托故去的朋友之嘱代发等等。纳斯金卡,请您回答我:这两位朋友在一起聊天为何会谈不拢?那位登门拜访的朋友为何会闷闷不乐?他没有笑言,也没有任何一句得体的话,而一旦身处其他场合,他可是口若悬河,谈吐犹如字字珠玑,侃得云里去雾里来,尤其涉及女人和其他引人兴致的话题的时候。其次,这位朋友定属于头次登门拜访的新友,为何他头次登门(估计下次他是绝不会来的,无所谓第二次登门造访了),尽管他善于侃侃而谈,面对手足无措的主人,却变得不知所云、竟也会哑口无言了?而他的主人呢,从他一进门就竭力地将他们的谈话引向有趣的话题,力图营造出诙谐而生动的氛围,为了表现他与上流社会的和谐,他也谈论女人,甚至有意逢迎,来配合这位误闯进家门的可怜的客人,但这一切只能是煞费苦心,劳而无获!最后,客人为何会突然记起来有一件要事还需要去办(事实上,那件要事是乌有之谈),并且把手赶忙从主人热情的手中抽出来,把帽子拿起来匆匆话别,不作丝毫停留;而主人却一再表白自己的招待不周,全心全意地希望挽回失去的面子?一旦客人离开,他为何马上就会下定决心,从今往后决不再拜访这位怪人,尽管这位怪人从本质而言不得不认为是位好得无法再好的大好人?与此同时,这位客人的想像力被他大肆发挥一番,将自己刚刚拜访的主人与谈话时瞄见的一只可怜的小猫放在一块儿比较,尽管这有点儿不可同日而语。那只小猫被孩子们戏耍了一番,尝尽了他们的侮辱,饱受惊吓。孩子们对小猫可毫无情面,甚至把它揪住,当

做俘虏，使得它灰头土脸一身狼狈，最后只有藏身于椅子底下，躲在黑暗之中，这才从孩子们的骚扰中脱出身来。在那儿，它足足呆了一个小时，它浑身的毛竖着，气呼哧呼哧喘着，并打着喷嚏，两只前爪清洗着自己那张受尽凌辱的嘴脸。自此以后，相当长的日子里，周围的一切都被它敌意地对待着，甚至连可怜它的女管家留给它的主人吃剩的饭菜，也不例外！”

“我想问，”纳斯金卡在我说话的时候自始至终瞪着两只大眼睛，张着小口，一副惊讶的听众相，这时突然截住我的话头说，“想问您，这一切是因何引起的呢？而为何是您对我提出如此荒诞的事情呢？对此我找寻不到答案，但我能明白，您自己恰恰体验过这些奇闻异事，一点没错。”

“毫无疑问，您说的是对的。”我满面肃容地回答她说。

“行了！我已经没有疑问了，您可以接着讲下去了，”纳斯金卡说道，“因为我对结局充满了好奇。”

“纳斯金卡，您是否想了解，我们的主人公呆在属于自己的角落究竟如何活着？说老实话，探讨我们的主人公，倒不如说是探讨我，因为我正是这件事情中的主人公，一个卑微的我！您想了解，在属于自己的角落处我到底怎样活着？为什么我会面对一个突然登门拜访的客人而整日处于惊慌失措之中？您想了解，为什么我在客人打开我房门之际吓得面红耳赤？为什么一个善于接待客人的我却又因自己有失好客之道而深感羞愧、惴惴不安呢？”

“嗯，是呀，是呀！”纳斯金卡点头称是，“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之处。您听我讲，您所说的一切都很动听，但是，为何您不也把所说这一切用动听的语调讲出来呢？您仿佛不是在讲故事，而是照搬报告条文一样。”

“纳斯金卡，”我将笑好不容易压了回去，仍是以一副肃穆的神情答道，“亲爱的纳斯金卡，我也明白我讲的故事很好听，但若要换个方式讲，太抱歉了，我实在办不到。现在，亲爱的纳斯金

卡，我犹如被关入罐子之中的所罗门国王的魂灵，被七重封条压制着，在罐中度过了一千多年的时光，而如今那七重封条被揭开了。哦，亲爱的纳斯金卡，你我穿越漫长的时空、长久地分离之后终于相见了——因为您是我早就熟识的老友，纳斯金卡，因为我一直在寻觅着这个老友，而这正是一个信号，一个暗示我所寻之人就是你的信号，如今我们受命运之神的牵引又重逢了。——如今我自由了，我心中的几千座闸门已被打开，我不得不源源不断地说下去，要不然我只有窒息而死！因而我向您请求，千万别打扰我的思路，纳斯金卡，对我所讲的要耐心地听，要不然，我干脆就不说了。”

“别这样，您千万别这样做！您讲，您讲，打现在开始我再也不多说一句话了。”

“那好，我现在接着话头说下去。纳斯金卡，我亲爱的朋友，在我每一天之中，我最为喜爱的只有一个小时。在这时刻里，每个人都将所有的杂七杂八的公务私活都干完，然后匆匆忙忙回家就餐，接下来就躺在床上松弛松弛。每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头脑里总盘弄着一些舒心的事情，比如说如何打发黄昏、夜晚与余下的闲暇时间。而正是在此刻，我们的主人公——纳斯金卡，对不起，我还是以第三人称讲述一切吧，否则第一人称只会让我羞惭——正是在此刻，我们的主人公也在匆忙走路，尾随于众人之后。一种别样的满足感浮现在他那张苍白而有着细皱纹的脸上。他望着彼得堡那冷漠的天空，那儿的晚霞正一点一点地消褪着，心情倒是颇为平静。我用‘望着’此词，事实上是不准确的，他不是望着，而是心不在焉地瞄了一眼，好像他的心头萦绕着其他更为重要的事情，或者是身心疲惫，故而只能匆匆打量一眼周围的一切，甚至是极为勉强地一瞥而过。令他身心舒畅的是：那些令他深感恼怒的“事务”总算在明日来临之前赶完了。他就像一个刚放学回家的顽皮的学生，逃离教室极尽自己所能地玩自己喜欢的游戏，满心洋溢着无限的快乐！纳斯金卡，您不妨从旁观者

角度观察一下他，您会一眼发现，他那脆弱的神经和常处于兴奋状态下的幻想力，受到那种欢快情绪的无比的渲染。您瞧，他正对什么问题想得出神呢……您猜他会想今日吃什么？今夜如何过？或者他在看什么？一位彬彬有礼的先生？那位先生身边正驶过一辆几匹快马驾驭着的余光闪闪的马车，车中端坐着一位夫人，那位先生则摘帽向她毕恭毕敬地弯腰行礼！您错了，纳斯金卡，此时的他怎么会有闲暇看这些琐碎的小事呢？！他此时只是聚精会神地观注着自身的特殊生活，充实而又充满乐趣，他仿佛如一夜暴发的富翁。夕阳西下，万道霞光在他身前闪烁着喜悦之光，倒也使得他心底涌出温暖，唤出记忆深处的许多印象。此时的他费尽心思才将那条道路看个明白，而此前的他即便是绿豆大的事都会让他吃惊的。这个时刻，‘幻想女神’——亲爱的纳斯金卡，如果茹科夫斯基^①的作品您曾拜读过就好了——又操起了她那巧妙的小手，绘制生命金黄色的底图，以此为背景又编织出许多生活图案，美丽而又玄妙，奇异而又迷人。谁知道呢？或许他也会被幻想女神那双巧手从漫步的花岗石砌成的人行道上托起来，托到奇光四射的水晶宫般的七重天上。若赶到此刻，您试着唤他一声，冷不丁问他：您现在身在何处？在哪条街上行走呀？他绝对什么也不知道：对他所走的地方所站的大街，他是一概不知的。懊恼之余，他会憋得面红耳赤，为了保留自己的面子，他定会吐出一串谎言。故而，若有一位使人肃然起敬的太太不失礼仪地在人行道那儿拦住他，向他询问她迷失的方向与道路时，他竟会惊得全身颤抖，双目不知所视，几乎惊叫起来。他会惊慌失措地紧蹙双眉，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开，毫未注意到每个过路人都看着他笑，而且尾随在其后走着。还有一位小姑娘，瞪大眼睛看着他，只到他做出许多暗示和手势和挤出满脸笑容时，她才意识到小心翼翼地腾开道路，然后开怀大笑起来。然而，仍是那位

① 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诗人，浪漫派诗歌开创者之一。

幻想女神，在肆意游漫之中随手捎走了那位老太太，看热闹的过路客和大笑的小姑娘，甚至那些呆在塞满方坦卡河众多驳船住宿的农民——前提是此时此刻我们主人公正行走于岸边，她把这些人物的一个不漏地在自己的绣布上编织进去，如同把苍蝇黏进蜘蛛网之中一样。这样，这位怪人就携带着这份新的收获，回到属于他的那个快乐小窝之中，然后坐下来就餐。一直过了很久，他边吃着饭边从幻想中醒转过来。与此同时，玛特莲娜，一个服侍他的女仆，——她总是满怀心事地，忧心忡忡的——已经把桌上的杯碟碗筷收拾停当，并送来了烟斗。待他醒转过来之后，他对自己已经吃完晚餐颇为惊讶，至于吃的是什麼，如何吃的，他却一无所知。这时，黑暗充斥了整个房间。他的心，又重新浸入一种空虚而又悲伤的情绪之中。环绕在他周围的那个幻想王国一下子崩溃了，彻彻底底地崩溃了，并且悄无声息，毫无踪迹，如同一场梦来去无影无踪。对自己梦中所见所闻他压根毫无记忆。但是，一种感觉总在朦胧之中萦绕在心头，使他的心暗暗疼痛，不得安宁。他的幻想力在一个新的愿望的引诱之下受到触动与刺激，一串接一串的新的幻境不由自主地冒了出来。一片安寂笼罩着小小的房间。慵懒与独处正是激发想像的魔力。想像如同老玛特莲娜咖啡壶中沸腾的水，漫无声息地被点燃、燃烧，乃至沸腾得冒泡儿，正像老玛特莲娜呆在厨房不吭不声地正张罗着烧的为自己冲咖啡的水。此时此刻，经过一阵一阵的冲击，想像喷射出犹如火星般的光亮。我们幻想家的手中滑落了一本书，那本信手拈来的书，才被他漫无目的地看了不到三页！他的想像力又活跃起来，一个崭新的世界猛然展现在他面前，一种新鲜而又迷人的生活向他暗示着辉煌的美好前景。一场新的梦幻，如同一种新的快乐！一剂摇曳人心肠的裹着糖衣的毒药！

“啊，在他的眼中，我们所过的现实生活算得了什么呢？在他那公正的眼光之中，纳斯金卡，你和我都是那么慵懒、迟缓并且蔫蔫地活着。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满于自己的命运，每个人

都为生活所煎熬着！事实不出他所料。您想想看，我们周围的一切，一打眼看去，实在是阴郁、冷漠，每个人都似乎与谁在斗气一般……”

“不幸的人们！我们的幻想家这样想着。这的确不足为怪。您不妨与那些仙境般的梦幻作个比较：它们是那么动人、美妙，而且是那么无所顾忌，自由舒畅！它们绘制出一幅奇异而又颇具人情味的美景展现在他面前。而第一个面对着这幅美景的人，置身于这种美景之中的人，当然就是他本人，我们尊贵的幻想家啦！您看哪，那些纷繁杂芜的应有尽有的惊险片断，那一个接一个的永无尽头、变幻无端、让人兴奋的梦境吧！或许，您会想：他究竟想什么呢？其实有必要问这个问题吗？什么都属于他所想的范围……幻想一下一个出道无名但终获名誉的诗人所带来的激励；幻想一下联结他和霍夫曼^①的友情；巴托罗缪节日^②之夜；狄安娜·维尔隆，伊万·华西里耶维奇在喀山之战中的英雄楷模作用；以及克拉拉·毛勃雷、埃非·迪恩思^③，那场教长会议与昂首教长面前的胡斯^④，《魔鬼罗伯特》^⑤旋律奏响了人死复苏——这音乐您大概不会忘了吧？它向外喷射出一种陵墓的味道！——甚至还有敏娜^⑥、布雷德^⑦，别列津纳河大战役，沃·

① 霍夫曼·埃伦斯特·捷奥多尔·阿玛杰(1776—1822)：德国浪漫派人物。他总是描绘充满荒诞的现实生活。

② 巴托罗缪节日之夜：指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巴黎爆发的天主教徒屠杀新教徒的惨案。梅里美的历史小说《查理九世轶事》中曾对此有所记载。

③ 狄安娜·维尔隆、克拉拉·毛勃雷和埃非·迪恩思：均是英国名作家瓦尔特·司各特笔下的人物。

④ 扬·胡斯(1369—1415)：捷克有名的爱国民族人士。他主张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教会，曾鼓动掀起反对德国封建主的民族解放运动。1415年在康斯坦茨的教长会议上，由于他坚持新教教义而被处于火刑，活活烧死。

⑤ 《魔鬼罗伯特》：一部歌剧，由法国作曲家梅耶比尔所作。

⑥ 《敏娜》：瓦·特·茹科夫斯基(1773—1852)所写的诗，根据歌德作品所创。

⑦ 《布雷德》：一首歌谣，伊·伊·科兹洛夫(1779—1840)所创。

达^① 伯爵夫人家中的诗歌朗诵晚会,另外也有丹顿^②,埃及女王克列奥帕特拉的情夫^③,科洛姆纳的小屋^④ 乃至他本人的狗窝;也幻想一下在漫漫冬夜里,身旁依偎着位可爱的女友,她的双眸瞪得溜圆,朱唇微启,为他的故事所痴迷,就与您现在听我讲故事的样子一模一样,我的安琪儿! ……

“不,纳斯金卡,我们所渴求的那种生活,在他这样想入非非的懒人眼中,简直是毫无价值的;这种生活不仅匮乏而且可怜得要死,但他却从未曾想过,说不定将来哪一日这样的生活也会把他包围,惹他心烦的,到那时,他为了这种可怜的生活每日的度过,不得不耗费他所有的荒谬而又梦幻般的岁月,而这既非为了寻找快乐,也非为了享受幸福,只是身处那种无限痛苦的时刻,忧愁与懊悔袭击着他,他甚至无心去选择了。但是,毕竟这种可怕的日子目前还未降临,故而他一无所求,仅仅缘于自己超然脱俗,缘于自己想什么有什么,缘于自己的满足,而这就是因为他自己就是绘制自己生活的丹青手,每时每刻的他均可随心所欲地创造生活。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个奇妙的玄虚之境才让人深深觉得如此轻松与自由! 甚至仿佛它非幻象而是真实与自然。说实在的,如果身处其它时刻,我会认定,所有的这一切不仅仅是感情激发的结果,它既非海市蜃楼,也非想像力的自欺,而全都是现实生活,真实,自然。纳斯金卡,请您回答我,为何他在此时此刻反而心情抑郁呢? 他的脉搏为何如同吃错了药无法自控跳得飞快,而且在幻想家的眼眶中泪水涌出个不停?为何他那惨白而湿润的双颊如同发烧般滚烫? 为何他浑身每个毛孔都洋溢着无法形容的快乐?为何在无尽的兴奋与幸福包围之下,一个个不眠之夜如同流星般的一瞬间,即闪而逝;但是每逢窗户为朝

① 沃·达:全名为沃隆卓娃·达什科娃。

② 丹顿(1751—1794):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著名领袖。

③ 这是普希金的一首诗,参见《埃及之夜》。

④ 科洛姆纳:普希金的一首叙事诗的题目。

霞所染，折散出玫瑰红般的光芒，我们彼得堡角落里的这间阴郁的房子为如诗如梦的迷离不定的晨光照亮的时候，我们的幻想家却已深感疲惫，毫无精神地栽到床上昏睡过去，他那陷于病态之中深受震撼的灵魂仍是酣畅无比，他那内心却隐隐裹挟着甜甜的、疲倦不堪的阵痛？不错，纳斯金卡，一旦您发觉为人所欺骗，您就会不由自主地自我安慰：他的灵魂还是能够为真正并且诚恳的激情所触动的；会不由自主地自我安慰：一些可感知的活生生的东西一定存活于他那种无血无肉的空灵的幻想之中的。您不知晓，那欺瞒究竟是什么样的呀！举例来说，爱情在他心中滋长着，使得他内心弥漫着无边无尽的快乐和各式各样无法忍受的痛苦和煎熬……其实，您只要对他一眼望去，就会明了的！亲爱的纳斯金卡，您以为对他在梦幻中疯狂迷恋的那个女人他果真相信自己不认识她吗？难道对他他仅限于那些诱人的梦境之中的一见钟情，他的那满腹激情只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难道在那漫长的岁月流逝之中，他们果真从未手拉手，肩并肩地共同度过吗？难道他们在抛弃整个世界的同时，却未将他们各自的小天地、彼此的世界紧密相关吗？难道在夜深人静分手之际，不是她在他怀中肝肠欲碎地放声痛哭，阴云密布的天空倾倒着暴雨，狂风肆虐着，而她全然未知，只是她那黑睫毛上挂着的泪珠被风卷走！难道所有的一切只是在做梦，甚至这花园也是幻象？在这阴森、荒凉、凄凄的花园中，青苔爬满了整个幽径，处处弥漫着一种孤寂与忧郁。正是在这儿，他们曾携手漫步，互吐衷肠，倾诉心底那份思念与爱恋。他们互相爱得那么天长地久，‘那么天长地久，那么执着深沉’！还有那幢房子，祖上遗留下来的，一副怪模样。正是在这幢房子里，她寂寞而又郁闷地呆了好久好久，陪伴着她的丈夫，一个阴着一张脸，沉默寡言并且脾气暴躁的老头子。他们被这老头子威吓得如履薄冰，只好将彼此的爱恋如同孩童一般羞涩地深深地藏在心底。对他们而言，这是多大的恐惧，多大的折磨啊！而他们的爱情是多么纯净而又执着！——纳斯

金卡，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但是最毒莫过于俗世之人！我的上帝！他后来所见的女子难道不是她吗？那时正值盛夏的正午，那地点却是远离祖国海岸的异国土地上的一座美丽异常的城市之中。当时，一场舞会正在那座为如海洋般的火光点缀得透明的宫殿（毫无疑问是一座宫殿）中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音乐飘荡在空中，灯火辉煌，在由常青藤和蔷薇点缀着的阳台上，站在那儿的她一眼认出了他。她一把拽下假面具，大叫‘我自由啦’，然后激动得浑身发抖，猛然扑到他的怀中。他们紧紧地相拥着，彼此身体相贴，兴奋得大喊大叫着，在那火光电闪的当头，他们竟然忘记了一切，痛苦、离别、所有的折磨、那座阴郁的房子，甚至那个老头子、遥远故里的花园以及那张长凳，正是在那儿他曾与他最后一次享受热吻的，然后又从他那绝望滋生的痛苦的拥抱之中脱身而出的。这些全都被此刻的他们抛到了九霄云外去了。

“啊，纳斯金卡，您肯定会有同样感受的：在您未作邀请的情况下，某一位既身材高大健壮又喜好调侃逗乐的小伙子突然登门拜访，并且仿佛理所应当地向你大声宣告：‘老兄，我刚由巴甫洛夫斯克归来！’此际的您肯定会闻声惊跳而起，面红脖子尴尬之极，仿佛一个小 学生正准备将从邻居果园中偷来的苹果塞入口袋时，被人逮个正着一样。我的上帝呀！那难以言表的无边幸福因着老伯爵的去世而降临了，但恰恰此际有人从巴甫洛夫斯克归来了！”

我那悲愤的叫喊停了下来，激动着的情绪也平静下来。我曾有印象当时我拼命想纵声大笑，因为我已察觉到，我的身上附了一只专门与我作对的小鬼，他已经开始对准我的咽喉和下巴颏又掐又揪的，于是我的双眼为泪水慢慢润湿了。我期望着纳斯金卡这个一直瞪着双聪慧双眸做我讲故事的小听众，能够开怀大笑，发出她那孩童般情不自禁的一串串的笑声。我的心已经开始懊悔，那些话题我本不该扯得太远，那些长久憋闷于心底的话我

本不该将它们倾倒出来的，它们于我而言早就滚瓜烂熟了，一旦决口就源源不断，如同背书般地讲个不停。因为我对自己的判决书早已拟好了，所以现在一旦开始念就刹不住车了。说老实话，我承认并不期望谁能理解我，但她的沉默寡言使我大为吃惊。过了好久，她这才将我的手轻轻地握了一下，以一种怯生生而又不乏关切的语气问我：

“您这一生难道真的是这样度过的吗？”

“是的，我的整个一生都是如此度过的，纳斯金卡！”我回答她说，“而且，也许我也将这样走完整个一生的！”

“不行，这样可不行！”她诚惶诚恐地讲道，“您不会这样的。不过，我整个的一生看来只有伴着奶奶而走完了。您知道吗，听我讲如此生活下去可是太糟糕了！”

“我明白，纳斯金卡，明白！”我的情感再也得不到自控了，我不由大叫道，“现在任何人都没我自己明白，我的全部青春都被我一手葬送掉了。现在的我不但对此心知肚明，而且因为清醒而愈发痛苦，因为您，犹如善良的天使，被上帝亲自送到我身边，向我指明这一点，印证了我的感觉。如今，我和您坐在一起交谈着，对于未来我已心生恐惧不愿再想了，因为将来的一切又只会是孤寂，犹如深潭死水，百无聊赖的日子。现在我的的确确地在您身边坐着，一种无限的幸福围绕着我，以后我又会充满幻想的！啊，愿上帝保佑您，赐您永久的幸福，我亲爱的姑娘，就为着您未曾一见我就赶我走，所以我敢说，我整个一生之中有两个夜晚至少是快乐的！”

“哦，不，不！”纳斯金卡泪花盈眶，大声叫道，“不，再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我们一直像这样不相分离！岂止只两个晚上？”

“天哪，纳斯金卡，纳斯金卡！您不知道由于您我与自己和谐了多长时间呀？您不知道，我现在不会把自己想得像过去那样坏得一无是处了。您不知道，对我过去沉溺罪恶、生活中所犯的过失，我可能不会再伤心欲绝了。因为如此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罪

过。您不要说我这是主观偏见，不实事求是，看在圣母玛丽亚的份儿上，您可别如此看我！纳斯金卡，因为有时候我的心充满悲伤才苦闷……因为这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那种真正的生活我是永远无望享受了；因为我已经醒悟到我与真正的现实断绝了任何的接触，我显露出接触现实的任何能力；还因为在那些荒诞不经的不眠之夜过后，我也曾身处一些十分可怕的清醒时刻，这时我会诅咒自己！在清醒之际，您的耳中会传入周围的轰隆声，您的眼中会出现人群在生活的漩涡中的飞舞；您会亲眼目睹、亲耳所闻人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生活得脚踏实地。您会看见：生活不是他们专门设计出来的棋子，他们的生活并不像梦境那样静止，而是不断地呈现新的面貌，永远焕发出青春的风采，每一个小时与每一个小时总是有所改变，与之相比，那怯懦的幻想则颇令人沮丧，单调乏味，甚至粗俗之极！幻想是阴影的俘虏，思想的俘虏，是猛然在真正彼得堡的心上飘浮的第一块云彩的俘虏。这块云彩遮住了太阳，并使那颗非常珍惜自己太阳的心为愁苦所煎熬着，因愁苦而生成的幻想又称得上什么幻想吗？！您定能感知到，它终于心神疲倦，永不衰涸的幻想，活跃于无边无际的紧张之中的幻想正在一步一步消褪，因为您渐渐地长大了，慢慢地抛弃了昔日自己的梦想。这些梦想瓦解了，成了碎片，化为浮尘。如若未寻获另一种生活，那只好继续拼凑这些浮尘般的碎片了。然而，另一种东西才是心灵向往和祈盼的！在那堆灰烬中，在那些自己往日的梦幻之中，幻想家一遍遍搜寻着、寻觅着，盼望能从中找出哪怕丁点儿的火星，重新将它煽旺，燃起火花来使日益冰冷的心体会此温暖，使心中唤回往日深感万分亲切可爱的一切，使之触发他的灵魂，加沸他的血液，放闸他的泪泉。过去所有的一切曾深深地蒙骗了他！纳斯金卡，您不知道，我已身处何种境地？您不知道，我已被逼无奈进行周年追悼会，追悼自身所感所受，追悼往昔虽感亲切可爱实则虚无的一切。因为这种追悼是建立在那些蠢笨而又荒诞的幻想之上的，故而它的举行也因着这

些蠢笨的幻想的虚妄与消逝而无法使这些幻想复活心中：别忘了幻想也是具有存活能力的！您可知道，我现在喜爱追溯往昔，喜爱在特定时刻回忆那些使我曾深感幸福的地方，我喜爱将自己的现在与逝不可回的过去联系起来，并且常常在彼得堡的大街小巷，如同幽灵般地游荡，无所追求，漫无目的，心情沮丧且颓废。这些回忆是怎样的啊，令人不堪重温！比方说，我常忆起，正是一年前，恰是此刻此钟点，就是在这条人行道上，我如同现在这样闲逛着，同样的孤寂，同样的颓废。有时候，回溯往昔，尽管当时的生活有些难捱，当时的幻想也充满忧郁，但无端由地仍然觉得，那时的时光仿佛并不沉重，也并不浮躁，因为不存在如今使我困惑的这些阴郁的思想；也不存在来自良心深处的自责。而现今，我不分昼夜地被这些阴郁、忧伤的自责困扰得不得安生片刻，你就只好常常扪心自问，你的幻想究竟藏身何处了呢？答案只能是摇头，你说：光阴如白驹过隙，逝者如斯夫，日子过得太快太快！于是，你又自审：这么多年以来你究竟有何作为呢？美好的时光被你抛置于何处了呢？过去的你究竟有没有生活过呢？看哪，你对着自己喃喃自语，看哪，整个世界正在日益地变得冷漠。再有数年飞逝而过，随之而至的将是阴郁的孤寂，年老力衰的岁月也会不约而至，再往后就是愁闷和颓废。你的幻想世界逐渐地空洞与苍白，你的幻想也将滞流、萎缩与凋谢，犹如秋日飘舞空中的枯叶……啊，纳斯金卡！你可知晓，孤零零地形影相吊的日子是多么令人痛苦，甚至无所遗憾，彻头彻尾地虚空与乌有……因为一切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所有的一切早就化为虚空，如同零，仅仅是春梦一场而已！”

“啊，请您不用再讲了，否则，又要引发我的怜悯了！”纳斯金卡用手拭去眼眶淌下的泪水说道，“如今，所有的一切都已成过去了！无论我再经历什么，如今我们两个人呆在一起再也不会分离开了。您听我讲，我是个平凡的姑娘，书也看得不多，尽管奶奶也曾请老师教我，但是，说心底话，对您所说的一切我都能理解，

因为我自己也曾体验过刚才您转述的一切。自然，我可讲得不会像您那样生动，我文化程度不高。”她充满羞涩地补充了一句，因为对我刚才激情万分的讲叙她心怀敬意，尤为欣赏我所用的高雅的用语。“但是，令我万分高兴的是，您和我聊得全是您的心底话。现在，对您我真的了解了，彻头彻尾地了解了。对此您会有何想法？我也想对您说出自己的经历，毫不隐瞒地全都说出来，然后不妨烦您对我指导建议一番。您这个人很聪明，您同意给我一些建议吗？”

“哎呀，纳斯金卡，”我回答道，“尽管从未有人请我作过他们的高参，而且我也更不能称得上‘高参’了，但是，此刻我发觉，若你我能在以后一直如此生活下去，这定是个明智的举措；我们互相可为对方指导和提建议。好了，我亲爱的纳斯金卡，您究竟想听一些什么建议呢？您对我就坦言相告吧！现在的我可是那么的快乐、幸福、机智、果敢，脑筋不用转就可冒出许多建议来的。”

“不，不！”纳斯金卡边笑边截住我的话头说，“我所期望的可不只是一条好建议，而是一条真挚无比、颇具同胞情谊的建议，那份情谊如同您爱我爱了一辈子般醇厚真诚。”

“没问题，纳斯金卡，没问题！”我兴奋地高叫着，“即使我爱您爱了二十年之久，但也比不过我此时此刻爱得如此强不可遏。”

“递给我您的手！”纳斯金卡说道。

“给您！”我把手伸过去，并说道。

“那好，现在我开始讲叙自己的经历啦！”

纳斯金卡的经历

“对我经历的一半，您已有所了解，也就是说，正如您所知的，我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奶奶……”

“若是您余下的那半经历也如同这半一样并不复杂……”我原想笑着截断她的话头。

“请您耐心地听我讲，莫打岔。首先我的条件您必须遵守，那就是勿把我的话打断，否则，我一定会不知所云乱说一通的。嗯，您就老老实实在地听我讲吧。”

“我的奶奶年事已高。因为我幼年时父亲先后去世，我便很小就和奶奶相依为命。可以说，与现在生活相比，奶奶过去过得比较宽裕，因而如今的她经常回忆往昔的美好时光。我还和她学过法文，后来又有了个奶奶请来的教师。当我年纪十五岁那年——现在的我已十七岁了——我的学生生涯就划了个句号。那时的我非常调皮，至于到底怎么调皮捣蛋，我就不说了，反正捣蛋捅得漏子不太大罢了。某一日的清晨，我被奶奶唤到她身旁，她对我说她两眼全瞎无法看着我，只有用别针将我的衣服和她的衣服别在一起才行，当时她说干脆我们就这样坐一辈子算了，当然是说若是我劣性不改的话。我无法从奶奶身边逃走，无论是干活还是念书学习。有一次，我尝试着谋划了一个小伎俩，菲克拉——我们家那个耳聋的女佣人——代替我坐在奶奶身边，这时奶奶在围椅那儿坐着在梦乡神游呢；于是，我出了远门和女友玩耍。哎，结果是一塌糊涂。当我偷着出去玩的时候，奶奶从梦中醒过来，她还以为坐在身边座位上的是我，便询问某一件事情；菲克拉哪，奶奶开口一询问，她因自己耳朵不好使，就绞尽脑汁地想她该如何应对呢？最后她竟把别针弄开，溜走了……”

此时，纳斯金卡把话头止住，开怀大笑起来。在她笑声的感染下，我也一并笑起来，但她立即停下来。

“您听我说，不要嘲笑我奶奶。我是因为这件事情原本让人觉得可乐，而非……奶奶已是双目失明了，她也只有这样子啦；不管怎样，对她我心中还是有所爱意的。哎，那时可有苦头让我吃了；奶奶立马把我按到座位上，使我不能动弹一丝一毫。”

“哦，还有一件事我忘了对您讲：我们，其实可以说是奶奶，有一幢小房，它全是由木头搭起来的，上开三扇窗户，自奶奶出生时就已经有了，有个小阁楼在它的顶层站着。在那儿，就住着

一位新搬来的房客……”

“也就是说，过去那儿有老房客住过吗？”我随口问道。

“那是自然的啦，”纳斯金卡回答道，“与您相比较的话，他更为沉默寡言，老实说，他连自己的嘴巴和舌头都懒得动弹一下。他是个老头，干瘦得很，眼瞎口哑，腿还瘸，直至后来他在世上无法挺下去了，也就命归九泉了。故而这之后我们就要找一个新房客，只有这样我和奶奶才能存活下去，因为奶奶的养老金是我们所有的收入。碰巧的是，有个外地青年找上门来，成了我们的新房客。奶奶看他并不斤斤计较房子租金，就让他住了进去，事后她却向我问道：‘纳斯金卡，我们的房客是老人还是青年？’对此我可无法隐瞒，就回答说：‘奶奶，他既不能算得上青年人，但好像也无法归入老人的行列。’奶奶继续问：‘那么，他外形英俊吗？’

“我又无意编瞎话，我就说‘没错，奶奶，他长得很英俊！’谁知奶奶却说‘我的天哪，坏了，坏了，这是孽账呀！我这样说，我的小孙女，我警告你别悄悄盯着他看。如今这世道是什么世道呀！在过去，无论哪个房客，即便是年纪轻轻的房客可没有相貌如此英俊的呀！’

“在奶奶看来，如今一切都无法比得上过去！现在的她没过去年轻貌美，现在的太阳也没过去那么暖和，连现在的乳酪都比过去容易发酸。一句话，现在的一切都比不上过去！坐在那儿，我沉默不语，只是心中琢磨着：为什么奶奶警告我，询问房客的年龄与外形如何呢？然而这问题只是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罢了，我又回过神来继续数针数，织着袜子，之后它更是被我彻底遗忘了。

“有一天的清晨，那房客上门询问一些事情，是关于裱糊房子的墙的问题。奶奶啰啰嗦嗦地说个不停，其后她说：‘纳斯金卡，把账单从我卧室里取过来！’条件反射之下，我从座子上跳了起来，当时一下子忘了令自己面红耳赤的原因，更是忘了自己的

衣服和奶奶的衣服是用别针相连在一起的，于是我这一跳起来向前一动，奶奶所坐的围椅也被带着挪一下。我意识到本来应该不让房客察觉就悄悄地把别针取下的，但现在自己的所有举动已一点不漏地落入了那个房客的眼中，于是就纹丝不动地呆站在原处脸憋得通红。猛然间，我放声大哭起来，这时候的我深感羞愧与恼怒，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躲开这个世界！但是，奶奶喊道：‘为什么你还不快去拿呢？’这使我更为大声地痛哭起来……看见我在他面前如此羞愧，那个房客就鞠躬谢礼，马上离开了。

“打那儿之后，我一听到走廊中有丝毫动静，就心中打鼓，总认为是房客又上门了，就悄无声息地把别针摘下，免得重蹈覆辙。但每次都不是他登门拜访，他再也未曾出现过。两个星期过去了，菲克拉受房客之托捎话说，房客那儿有数不尽的法文书，多是颇为一读的经典，可借阅。他征求奶奶的意见是否可让我念给她听，以打发那些闲聊的时光。奶奶表示同意，并对此表示感谢，但对这些书她总不忘问是否真是好书，她老说‘那此书是否正儿八经的内容？纳斯金卡，若不是就万万不可看，否则它们会教坏你的！’

“‘奶奶，它们能教我什么呀！它们会写什么内容呢？’

“‘哎！’她讲，‘它会讲良家女子是如何被青年人借口结婚而从父母家里被诱骗出去，然后又不幸被抛弃掉，受尽命运残酷的折磨，最终悲憾地死去。’奶奶接着说，‘我读过这样内容的书太多了，它们写得如泣如诉，好得让人常通宵不眠地暗中读啊读。纳斯金卡，我可告诉你得防着点，千万别碰它们。他送来的书都是谁的呢？’

“‘都是瓦尔特·司各特所写的七篇小说，我的奶奶！’

“‘是瓦尔特·司各特^①写的？那倒不错，只是他这样做没什么坏主意吧？您翻一下，书里有没有偷偷塞进去的情书？’

① 司各特(1771—1832)：英国著名历史小说家。

“‘没发现，’我说，‘奶奶，没什么书信之类的。’

“‘那书的封皮处你多瞅几眼，那是他们这些强盗常塞纸条的地方！……’

“‘没什么东西，奶奶，没任何东西藏在封皮之下。’

“‘哦，那就好！’

“然后，我们就开始读这些司各特的书了，一个月过去了。其中的一半都被读完了。这之后书被他源源不断地送过来，甚至还有普希金的书。最后，我倒被弄得离了书没法生活了，至于嫁给中国皇太子的幻想也早丢到脑后了。

“有一次，在楼梯处，我和我们房客相遇了。那时的我正要按奶奶的吩咐去拿什么物品。看他停了下来，猛然间血就涌上了我的脸，他的脸也随之红了起来。但是他脸上露出了微笑，他向我问安，并对奶奶的身体询问了一番，这才说：‘您看没看完那些书？进展如何？’我答道：‘倒是都看了。’他又问：‘哪些书您最满意呢？’我随口答道：‘司各特的小说《艾凡赫》和普希金的书让我最为喜欢。’话题扯到这儿我们就分手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在楼梯那儿我和他又相逢了。我这次是自己要找什么东西，不是像上次帮奶奶取东西。此时正好两点多，碰巧房客从外回来。他向我问了声‘您好！’，我礼貌地回答说‘您好！’

“他接着问：

“‘难道整日整日地您与奶奶呆在一块儿不空虚烦躁吗？’

“被他这样一问，我的脸莫名其妙地就一下子涨红了，只是又羞又怯，还有一种恼怒的感觉，显而易见是介意他开口就提本不该提的这件事。对此，我原想闭口不答扭头就走的，但心下里却不能如此去做。

“他说：‘您别生气，我是说您是这么心地善良！请别原谅我这样向您冒昧地询问！但是，请您明白，我希望您过得好的心情并不逊色于您奶奶！您不会连一个交谈拜访的女友都没有吧？’

“我对他说，没有这样的女友。过去倒有个叫玛申卡的女友，但后来去普斯科夫城里了。‘那么，我想问您，’他说道，‘您愿意随同我去剧院看戏吗？’

“‘去剧院？奶奶谁来陪呢？’

“‘您看您，’他说，‘当然要背着奶奶偷偷……’

“‘哦，不行，’我答道，‘奶奶是我从不会也不想欺骗的人，再见啦，先生！’

“‘……那算了，再见！’说完后他就沉默不语了。

“他刚吃过饭，就登门拜访我们。他就坐后，陪奶奶云里去雾里来地侃了好长时间，细细地询问奶奶的熟人及外出路线。突然他说道：‘今晚我手头多张剧院的戏票。今夜上演的剧目是《塞维勒的理发师》，我本来因朋友而在剧院包厢订了两张票，但后来朋友竟改变初衷不去了。’

“‘《塞维勒的理发师》！’奶奶大叫道，‘那不就是过去上演的那个理发师？’

“‘没错，’他答道，‘这个就是以前上演的那个。’他边说边向我看了一眼，这时我心知肚明地一下子面红耳赤，我的心因期盼而怦怦狂跳着！

“‘自然，’奶奶说道，‘我怎会忘了这个剧呢！这剧中的罗津娜一角过去我还在一个家庭剧院出演呢！’

“‘那您是否是讲今天可以去看看呢？’房客说道，‘这倒不再浪费掉我这张多余的票啦。’

“‘没错，我们自然要坐车去看一看，’奶奶说道，‘不去白不去，您瞧，对剧院我们的纳斯金卡可是一步都没踏进去过呢。’

“我的上帝，多令人兴奋呀！一旦决定了，我们就马上收拾行当，乘车前往。虽然奶奶双目失明，但耳朵却未失聪，倒很想去欣赏一下音乐，再加上她心地善良，为我而考虑，这样可让我见见世面，多些乐趣，再说若是仅我们俩，只怕一辈子也不会去剧院的。若要问我对《塞维勒的理发师》观赏有何印象的话，我也无法

清楚地告诉您。但是，一晚上，我总被我们的房客用一种热情有加的眼神盯着，他是那么平易近人地和我交谈着，这使我当时就意识到，今早他劝我和他私自去剧院的提议只是他暗地里对我的考验而已。嗨，您不知我多兴奋！直至入睡，我一直神采飞扬，得意不凡，心狂跳不已，如同染上一场小小的热病，结果我整个晚上都胡言乱语地说梦话，《塞维勒的理发师》的情节人物更是颠倒过来颠倒过去地挂在入梦的我的嘴边。

“我本认为这事后他就会多上门拜访我们，谁知并非如此，他甚至久未露面，即使一个月出现一次，也仅出于邀我们去剧院看戏。这之后我们虽去过两次剧院，但我很为不满。因为我察觉到对我他只是抱以同情我被拴在奶奶身边状况的纯粹念头罢了，别无他念。于是，我就如同魂飞魄散一样，不知怎样去念书、干活甚至于端坐。有的时候无缘由地傻笑，还对奶奶有意地去气她，还会没理由地落泪。再往后，我几乎害了场大病，憔悴得要死。

“一旦歌剧上演的黄金时段过去了，我们的房客也就不再登门拜访了。每次偶遇——自然仍是楼梯那儿——他只是面色庄重懒得答话般地默然不语弯腰致敬，然后迅速地顺着楼梯向台阶那儿走下去，而我一见到他脸就红得像樱桃，呆站在那儿。

“故事至此就快结尾了，那个五月份的时候，正好一年前的五月那时，房客又登门拜访了，他对奶奶说这儿的事情他都料理好了，他将前往莫斯科在那儿呆一年时间。听到此话，我的脸一下子惨白，跌坐到椅子上，一动不动。对此奶奶毫无知觉，而他讲完后就向我鞠了一躬从我们那儿离开了。

“我该如何做呢？我反复地思考着，愁苦得自己手足无措，最后心一横，既然明天他就要离开了，那么在今夜奶奶入睡之后我必须把这事料理清楚才行。的确这一夜解决了这一问题。我收拾出几件连衣裙和几件必需的内衣，将它们包起来，然后支撑着抱着那个包裹前去那个房客住的小阁楼。我估计整整一个小时

我都在楼梯上勉强地爬着。我来到他房门前叩开门那刹那，他一看我就惊慌失措地叫了起来。我被他当成了鬼魂。后来看我已站立不稳了，他赶快跑来倒了杯水给我。我的心狂跳着，我的头像裂开一般，意识很快陷入浑浊状态。我一清醒过来，首先反应的是在他的身边坐下来，也把我的包裹在他的床上搁好，接着就双手遮面泪如泉涌地痛哭起来，很显然，当他看到后，就一下子知道究竟怎么回事了，他在我面前站着，脸色苍白，眼神是那么忧郁，就那么盯着我，我的心痛得翻江倒海！

“‘我告诉你，’他对我说道，‘我告诉你，纳斯金卡，我压根儿无法如此做的。我穷困潦倒，目前更是双手空空，又无谋生之计。倘若我要了您的话，未来的日子你我将如何度过呢？’

“我们聊呀聊，聊了许久，我后来差点儿岔气。我对他讲在奶奶身边的生活我是无法忍受下去了，我不情愿让别针别在奶奶身边，早晚我都要从她那儿逃走了。所以他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我是死了心一定要与他同去莫斯科的，就为了没他在我身边我根本无法度日。在那时，我身上迸发出了我所有的羞怯、爱恋、撒娇……我在他床上倒了下来，浑身抽搐得厉害。我惟恐他把我一口回绝，对此我心惊肉跳！

“他一声不吭地坐着，过了好几分钟，他才站起来，来到我那儿，把我的一只手抓住。

“‘您听我说，我那可爱而又心底宽厚的纳斯金卡！’他也热泪盈眶对我说着，‘您听我说，我发誓若是哪一天我不再为结婚发愁时，我保证我要娶的人就是您。只有娶到您，我才会过得幸福与快乐。您听着，这次我要前去莫斯科，足足要过一年才能返回。在那儿，我想打点好自己的一切事务。如果您对我的爱恋能在我回来时不变的话，我向您保证，我将和您结为幸福的夫妻。但是目前我却无法这样做，也无任何资格许诺您什么。我再重复一遍，即使这事一年之后尚未兑现的话，前提就是只要您没把我抛掉对他人萌生爱意，您知道对您，我无资格也无勇气要求您

做什么。’

“他就是这样对我讲的，次日他就乘车离开了。对此事我和他事先订好不要奶奶知道任何蛛丝马迹，他说这是他的愿望。好了，现在我已把自己的经历说完了。整整一年过去了。三天前，他又回到了这儿，但是……”

“但是怎样了？”我急不可待地想知晓下文，于是急问道。

“但是他直到今日也没来找我！”纳斯金卡进出了这样一句话，似乎鼓足好大勇气才把它吐了出来，“甚至没一丝音信！……”

她立即住了口，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突然用手把脸捂住，埋头痛哭起来，哭得我的心都碎了！

这样的结局是我压根没想到的。

“纳斯金卡！”我怯怯地轻声对她说，“纳斯金卡！求求您，别掉泪了！究竟为什么您也不知道，也许他并未回来呢……”

“已回来了，他已回到这儿了！”纳斯金卡顺着我的话头讲道，“他已回到这儿了，我清楚地明白的。在他启程去莫斯科的前天晚上，也就是那一天晚上，我们就曾约定好的。就在我刚才讲的那一切谈话之后，我们就约好到这儿，约好在这条沿河大道上散步的。到了晚上十点钟，我们就在这条长凳上坐了下来。因为他对我的那些表白，当时的我既幸福又甜蜜，早就不再哭泣了……那时他对我说只要他一回到这儿就登门拜访，若我对他不变心的话，他就告诉奶奶这一切。我明白，现在他回到这儿了，但是他却音讯皆无，面儿都不露！”

说着说着，她的脸上又淌下伤心的泪。

“我的上帝！她是这么痛苦万分，要想减缓她的心痛，难道都寻不到一种方法吗？”我绝望至极，边大叫着边从长凳上蹦了起来，“纳斯金卡，您说，难道我不能去与他联络吗？……”

“有可能吗？”猛然，她把头抬了起来问道。

“哦，行不通，当然行不通！”我一下子有了主意，说道，“对

了，您可写封信给他！”

“不行，这绝不行！”她断然答道，只是把头垂了下去，不再盯着我了。

“为什么呀？那咋不行？”我对这一主意坚持着，接着问道。“但，纳斯金卡，您得明白，这封信该怎么写呢？虽然都是信，但却不尽相同呀……啊，纳斯金卡，这才是上策。接受我的建议吧，接受吧！这主意可不是个馊主意。您完全可以办得到的。既然您已经把第一步迈了出去，为何如今……”

“不可取！不可取！若我那样做，就有些强迫他，使他不得不……”

“天哪，我最最单纯可爱的纳斯金卡！”我把她的话截了下来，脸上不由地带着笑。“为何不可取呢？实际上，您这样做是最正常不过了，因为您有他的许诺。进一步讲，就您所说的一切，我认为他挺讲信用的，也是个正人君子。”我接着说下去，并越来越对自己观点所具有的信服性和逻辑性而倍感兴奋。“不是吗？他对自己以许诺来约束。他不是曾说过吗，若是他有能力结婚，娶的一定是您，此外他说您拥有绝对的自由，即使现在变心也可以的……那么，既然这样，您拥有这个权利，对他您有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像您若想把他的诺言束缚打碎的话也未尝不可，那何愁不能迈出这一步呢？……”

“那好，我问您，若您是我，您将如何写呢？”

“写什么呀？”

“您所说的信呀！”

“若我是您的话，我会写：‘亲爱的先生……’”

“难道必须得写‘亲爱的先生’吗？”

“必须得写。不过，原因何在呢？我觉得……”

“好了，好了，接着说下去！”

“‘亲爱的先生！

抱歉，我……’不对，不对，什么抱歉不抱歉的不用写！事实

足以把一切摆明。您不妨写得简单一些：

“‘现在我提笔给您写信。对我如此缺乏耐心您一定见谅。整整一年的日子里，我充满期望地幸福地生活着，但如今即使是一天的时光对我来说也是无法捱下去的，因为怀疑窒息着我，我如此冒昧不应全都责怪我吧！现在，您既然已回到了这儿，大概初衷已经改变了。我写这封信只是想对您说，若果真如此的话，我不会怨恨您，更不会责备您的。很简单，全怪我自己无法捕获您的心而已。这就是我的命吧！

“‘您为人高尚，绝不会对我因急不可待而写成的几句话加以嘲弄，深感恼羞成怒。您会记得，这信是一个令人同情的姑娘写就的，她孤零零地，无人关心她，无人教导她，对自己的情感她更不知如何自控。不过，我请您见谅，我的心房已被怀疑悄然占领，虽然只限于偶然的一会儿。您连思想都不忍刺伤的那个如过去一样永恒爱您的姑娘所写。’”

“啊，没错！写出了我心中的一切！”纳斯金卡双眼冒出兴奋的光芒，叫道，“啊！您帮我消除了疑虑，定是上帝派您来的！万分感谢您！”

“为何感谢我？是因为我是上帝亲自送来的？”兴奋的我见她如此高兴，就反驳说道。

“是呀，就是这个原因，我要对您万分感谢。”

“唉，我的纳斯金卡！您不知道，有时候我们对别人深表谢意，只是因为他们与我们同舟共济。我也对您致以谢意，就为了我与您相逢，就为了您将在我一生记忆之中驻足。”

“好了，好了！现在我告诉您：那时我们曾约好：一旦他回这儿，就立即在我熟人家里的一个地方留封信，告知我他的情况。我的那个熟人心肠善良，为人淳朴厚道，他们对我的心事压根不知晓。另外，若无法写信给我三言两语讲明白所有的事，那么在他回来的当天十点整，他就会来这儿，我们约好了见面地点。我已确知，他已回来三天了，只是一直不曾看见他的影子，也未见

到他的信。但是要想早上就从奶奶身边溜走，我又想不出方法能做到。只有烦劳您明日带我的信去见我所说的那些好心人，转交给他们，这信一定会到他手中的。若是他回复此信，您到晚上十点再带着它来这儿。”

“不过，信呢？要明白，没信可不成！这样一来后天才能这样去实施计划了。”

“信……”纳斯金卡神色异常忸怩，答道，“信……只是……”

可是她并未说清什么。她的脸扭向别处，使我无法看见，原因是她的脸又涨得通红，犹如一朵娇艳的玫瑰。不知何时，我手里突然被塞过来一封信，一封早就写好了的并封好口的信。这勾起了我心中那种极其熟悉、亲近的感动。

“罗——申——娜，”我嘴中哼起了小曲，那是歌剧《塞维勒的理发师》的插曲。

“罗申娜，”她与我同唱着，高兴的我几乎欲抱她举她，她的脸则红得无以复加，之后又梨花带泪般地笑了，犹如珍珠般的泪花悬挂在她那黑黝黝的睫毛上面。

“啊，好啦！我们也该分手啦！”她飞快地说道，“喏，烦您转交的信，照着这个地址把它送去就行了。我们告别吧！明儿再见！”

我的手被她紧攥着，她把头点了点，就如离弦之箭般在她的胡同中消逝了。我呆站在那儿很久，注视着她的离开。

“明儿见！明儿见！”虽然我已看不到她了，但我的耳边还回响着她的这句话。

第三个夜晚

这一日尤其惹人悲伤忧郁，雨下个不停，不见一丝阳光，仿佛属于我将来的暮年岁月一样。我被这种奇异的念头、如此阴郁的感觉挤压着，许许多多令我头疼的问题堆在我的大脑之中，对

这些问题，我莫名地不但无力气去探讨，而且压根没有探讨它的愿望。我无法解决所面对的一切棘手问题。

我们的约会今日中断了，昨日告别之际，天就乌云密布，雾气缭绕的。我说明日大概会下雨，她对此避而不谈，对她不愿说的话她从不会说的。在她心中，今天是个艳阳天，一个无乌云掩蔽的幸福之日！

“若是真的下雨了，你我就不用来了！”她答道，“我是不会赴约的。”

我本以为对今日的雨她不会放在心上的，谁知，她真的未赴约。

昨日我们第三次如约而至，是我们见面聊天的第三个白夜……

可是，人在快乐与幸福的包围下会感觉多美妙呀！它会点燃您心中爱情的火焰！仿佛您乐意将自己的心完全灌入另一颗心中，一切的一切都被你期望快乐、生机盎然。这种快乐震撼力是多大呀！昨天，她的话满是柔情，她的心满是温存……她是那么热情、那么亲切地对待我，我的心因之被鼓舞着，并受到了慰藉！天哪，幸福中的人总是喜欢卖弄风骚！可是……对这一切我竟冲昏头脑地相信万分！我还认为她……

我的上帝，我怎会产生这种念头呢？她的心已属于别人，我根本无法占有它，甚至她的温柔、体贴、多情与爱恋……丝毫无法拥有，我可不能漠视它的！一时冲动，我心中的爱情，只是一种盼着自己为幸福所包围的愿望罢了，它只是一种马上与另一人见面时引发的欣喜而已…他未出现，而我只好无奈地苦苦等待，这时的她，眉头紧锁，一副怯懦恐惧的样子。她的言谈举止也不再轻松、活泼与奔放了。令人吃惊的是，我愈来愈为她所关注，仿佛下意识地想，在我心中灌注入她因迫切希望而惟恐希望破灭的那种恐惧之情。我可怜的纳斯金卡，此时既胆小又恐惧，仿佛才恍然大悟只有我才真正爱她，惋惜我那份可怜的感情。只有身

处不幸的时候，我们才会极为深刻地同情别人的不幸，感情不会因之而消褪，反而会更加剧烈……

我与她赴约是心事重重地去的，总算与她见了面。这之前我对现在的这种感觉根本未曾有所感知，也未想到结局会是这样的。她异常兴奋，神采飞扬地等待回应，期待自己的回应。在她的呼唤下，他理所应当前来此处的，到这儿赴约的。在我来之前，她已在这儿呆了整整一个小时了。起先，我说什么，她就放声大笑，似乎我的每句话都足以使她开怀大笑，我只好压下话头，不再做声。

“您明白我为何而兴高采烈吗？”她问道，“在您面前为何我才如此兴高采烈？今日我怎么对您充满爱意？”

“啊？”我应声问了话，我的心颤抖起来。

“就是因为您我并未谈恋爱，我才对您萌生爱意的。若是您被别的人所取代的话，那人一定对我死缠烂打，不知所措，还会长吁短叹，您却不会，所以才显得如此可爱！”

我的手被她迅速地紧抓在手中，我差点儿因疼痛而大叫起来。她脸上浮现了笑意。

“上帝！您这个朋友多么称职呀！”她数分钟后正儿八经地讲道，“您的确是上帝派下来，与我做伴的。若不是现在我有您相陪身边的话，我定会有些傻傻的举动的。您这人是多么为人着想呀！您对我那么关心！即便我嫁了人，我和您只会关系更加亲密，甚至超过手足之亲。对您我几乎抱有如同对他那般的爱恋啦……”

此时此刻，我不知缘由地心下黯然。我心中涌动着某种似笑非笑的情感。

“您有些神经质了，”我讲道，“您心生恐惧了……您不能肯定他能如约而至。”

“愿上帝护佑您！”她答道，“假如不是我很快乐的话，我会因您的怀疑和责怪而痛哭流涕的。但是，我因您的话心中有所想

法，您在我面前把一个值得好好考虑的问题给提出来了。我会回去后好好考虑一下的。然而，现在我坦白告诉您：您所说的一点儿不错。不错！我无法自控地心慌意乱，我整个心都陷于一种期盼，但又感到一切太过唐突了。至于感情之类的话，到此为止吧，以后再聊！……”

这时候，一阵脚步声传了过来，一个人影从黑暗中闪现出来，他向我们这儿走过来。我们俩身子惊得抖了一下，她几乎失声惊叫。我把她的手放开来，向她打手势表示我要走了。然而出乎我们的意料，所来之人并非是他！

“您想避讳什么呢？为何要松开我的手？”她边说着边伸手过来，“嗨，别这样。我们一起和他见面。我希望把我们的爱意展现在他眼前。”

“我们彼此的爱意！”我大叫道。

“啊，纳斯金卡，纳斯金卡！”我暗暗想道，“在您这句话背后包括了多少的含义呀！纳斯金卡，正因为这种爱情，您的心有时会如跌入冰窖，心情沮丧。您的手没有一点儿体温，而我的手却如同烈火般炽热。您多冲动呀，纳斯金卡！……啊，一个沉湎幸福爱河中的人有时真不知让人如何去与之相处！但对您我是无法生气的！……”

我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情绪了。

“纳斯金卡，您听我告诉您，”我叫喊着讲道，“您能了解这整整一天我是如何捱过来的吗？”

“天哪，发生了什么事？您快说吧，怎么竟现在还不肯泄露点儿风声呢？”

“纳斯金卡，我首先把您托付我的任务做完了，把信送到您的好心熟人那儿转交出去，此后……此后我就回家上床了……”

“没有别的啦？”她边笑边插话道。

“是的，这差不多是全部过程了。”我把激动的心情稳定了一下，止住那已涌入眼眶的热泪，回答道，“虽然在我们约会之前的

一小时之前，我一直在睡，但又称不上在睡。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赴约就是想告诉您这一切的，也就是在我心中，时间已停滞下来，只剩一种感觉、一种情感；而每一分钟仿佛如同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我的整个生活也似乎驻足不前……当我从梦中醒来，一种曾有印象但又无法捕捉的熟悉而又甜蜜的音乐旋律萦绕在我的心头，现在我记起了它。它仿佛诞生之日起就等着从我心中迸发出来，只是今日它才终于……”

“我的上帝！”我的话被纳斯金卡打断了，“您所说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怎么不能理解呢？”

“哎，纳斯金卡！我只是想告诉您这种奇妙荒诞的感觉罢了……”我开口抱怨道，隐隐透露出几丝遥不可及的希望。

“好了，您不用说了，好了！”一下子，她领悟了一切，这个聪明的小姑娘！

转眼间，她似乎像换了一个人，非常爱说话，十分调皮活泼。她把我的手挽起来笑着，也想感染我与她一起笑，于是，我羞怯之下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会惹起她响亮而又持久的笑声……我开始冒怒火了，突然她在我面前卖弄娇媚起来。

“您听我说，”她开口讲道，“您要明白，因您对我无所爱恋，所以我有些恼羞成怒。您在这人走过后心里多思量一下吧！可是，您这位持之以恒的先生，您不可否认我仍是那么单纯淳朴。对您我无话不谈，什么都不瞒您，无论多么愚不可及的想法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我都会告诉您的。”

“您听听，大概到十一点了吧？”从市内遥远的钟楼方向，传来一阵有节奏的钟声，我向她问道。她猛然止住脚步，笑容顿失，用心数着钟声。

“没错，是十一点了。”最后，她怯生生地迟疑地说道。

我立即心生悔意，实在不应因自己生气而恐吓她，提醒她听钟声的。为此，我很伤心难过，不知该如何弥补我所犯的罪过。我开始开导她，对他未如约而至拼命地寻找借口，讲述多种可能，

并提出各种证据。在此时此刻，只有她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被哄骗住。反言之，在此时此刻，无论是谁对任何一句无关痛痒的安慰话儿也是非常乐意听到的，即使那仅是无力的解释理由，她也会因之心情好转的。

“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我开始喋喋不休起来，因为自己严密的逻辑推理而暗自得意，故而口沫四溅。“他的确来不了的，都是因为您，纳斯金卡，我才头昏脑涨，受了骗，使我把时间都忘了。明天天一破晓，我就去把回信取回来，立即给您明确的答复。此外，对此事的可能情况我们可设想出千万种，例如信送到时他正不在家，或许信现在也没被他看完呢？您要明白，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的呀！”

“是呀，是呀！”纳斯金卡答道，“我压根没往这儿想。自然，什么事都有发生的可能，”她仍轻松宽宏地说着，只是语词间流露着恼怒的火气，也隐藏了一种遥不可及的希望。“您就这样帮帮我吧，”她接着讲，“明天赶早您去一次，若有消息就立即向我汇报。您也知晓我的住址的，对吧？”然后她又把她的地址重复地讲了一遍。

这之后她在我面前猛然多情善感起来，羞怯温婉……对我劝导她的话似乎压根没听进去，我询问了她一个问题，她仍沉默不语，面色惴惴不安地将头转向一边。我望了她一眼，她原来在暗自流泪！

“呀，可不要这样了，可不要这样了！哎，您真是孩子气！不愧是个孩子！……好了，别再掉泪啦！”

她勉强地笑了笑，平静着自己，只是下巴仍在抽搐着，胸脯仍是一起一伏的。

“我心中正在想您，”她沉默了一会儿，向我说道，“您的确是个好心人！除非我是铁石心肠，木头脑子，否则我怎会连这一点也不知晓呢？……您能猜出来我现在心中正想什么吗？我正比较你们两个人。为何我爱的是他而不是您呢？他怎么不像您这

样对待我呢？他比不上您的，即便我对他的爱比对您的爱更浓些。”

我只字未发，她似乎期待着我的反应。

“自然，也许我对他并未深入了解，无法完全认识他。您知道的，对他我好像总有一种畏惧感，他总面色庄重严肃，并有些高傲。我明白这只是表面来看而已，实际上他比我还柔情万种……我忘不了当他看到手拎包袱去找他的那时的神色，您也未忘吧！话又说回来，对他我仍是尊敬有加的，如此来说我和他好像并非平起平坐的一对。”

“哦，别这样认为，纳斯金卡，”我答道，“这更说明您对他的爱恋远胜于世上对别的人的爱恋，甚至包括您自己在内。”

“好吧，我们暂且如此认为吧。”性情单纯的纳斯金卡答道，“不过，您知晓又有什么念头在我脑中冒了出来了吗？只是我现在在不准备谈论他，而是想对所有的人宽泛地谈一谈。您听我说，我们每个人对别人为何不像手足之间那么坦而无遮的？一个好心的人总要向另一个隐瞒一些事实，并避而不谈此事这是为什么呢？你既然明白说话重在一诺，何不现在坦白地说出心里话呢？否则，与你自己相比，每个人都只会看起来更不苟言笑，都对坦诚自己一腔热情而心生恐惧，这会更加伤害到自己的情感……”

“呀，纳斯金卡！您所言极是。因为在各种因素作用下，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把她的话截了下来，实际上，与任何时候相比，此时的我与对自己的情感更为自控。

“不是的，不是的！”她以一种充满感情的口气答道，“像您这个人吧，是与别的人有所不同的！说实话，我无法把自己当下的所感所想坦白无误地告诉您，不过，我认为像现在的您……就说此刻……我认为您因为我而付出了某种代价，”她神色忸怩起来，又补充了一句，同时向我看了一眼。“请您见谅，若我有所冒犯的话。您也清楚，我这人平凡得很，经历见识都不多，我又

不知如何去讲话。”她继续补充着，颤抖的话语间深藏着某种情感，她边说边努力地挤出笑容来。“但是，我仍想告诉您，我对您万分感谢，何况我都把所有的一切体会出来了……啊，愿上帝保佑您快乐幸福！您曾经和我谈了许许多多关于我们的幻想家的事情，您所说的这些是彻底错误的，这正是我所想说的：您与那些毫无瓜葛。您这个人健康并且正常，一点不符合您所说的那种人。若是您以前有所爱恋的话，希望上帝赐给您幸福和另一半！对您的另一半，我无所希望也无所求，只因为她一定会十分幸福地呆在您的身边的！我知晓，我自己也是位女性，我如此向您表白，就是为了让您明白对我您是可以信赖的……”

她的话未说完就停了下来，我的手被她紧紧地攥在手中。激动之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们就这样坐了一会儿。

“好了，看情况今天他也不会出现了！”最后，她把头抬起来说道。

“明天他一定会赴约的。”我肯定地说道。

“没错，”她又高兴起来，随口补充说，“现在连我也觉得，明天他才会来的。好吧，我们分手吧！明天见！若是明日下雨，我也许就不会来这儿了。不过，我后天会来赴约的，一定的，希望您别出什么事。您可千万要来的，我盼望与您见面，我要对您讲述所有的一切。”

这之后在我们彼此话别时，她的手伸给我，眼盯着我，对我说：

“将来您我会永不分离吗？是不是？”

啊，纳斯金卡，纳斯金卡！我现是那么孤零零的，您对此若有所了解就好啦。

已经十点钟了，我呆在房间内，再也呆不下去了。即使这是个阴雨绵绵的日子，我仍把衣服穿好，出了门。我来到我们会面的地方，在我们坐过的长凳上坐下。我原打算走进她的胡同里，但因羞怯而又转了回来，对她们家的窗户也未敢看一眼，那时，

其实再走一两步就可以到她们家了。我又向家里走去，一副从未有过的悲苦的样子。天气是多么阴湿而郁闷呀！若是艳阳天就好了，我一定会一个晚上都在那里闲逛的……

可是明儿还得见，明儿见！她明天就会告诉我所有一切的。

不过，今天信还是没到。但这并不出乎意料，他们已经在一块……

第四个夜晚

我的老天！该怎样把这一切收尾呢？怎样收尾呢？

九点钟，我如约而至，她在那儿已站立着。从很远的地方就看见了她。她就像我第一次与她相遇时一样，手臂在沿河街栏杆上靠着，对我走过来的脚步声不闻不问。

“纳斯金卡！”我勉强把心中的激动压了下去，向她喊道。

“啊！”她说道，“嗨，快来！”

我不知所以地盯着她。

“喂，您带来信了吗？它在哪儿呢？”她用手抓着栏杆，重复地问着。

“没有，我没带来信，”我只好讲道，“他难道仍未出现？”

她的脸一下子苍白无血，十分可怖，她眼盯着我，很长时间纹丝不动。她心中最后一点希望之光也被我扑灭了。

“啊，愿他与上帝相伴！”最终，那时断时续的声音从她嘴中迸发了出来，“假若他把我如此抛到脑后的话，他一定会和上帝做伴的。”

她双目下垂，虽后来想看看我却无力张开双眼。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把自己内心的激动压抑下去。但忽然她把身子转了过去，俯在沿河大街的栏杆上，放声大哭起来。

“好啦！别再流泪了！”我尽管想对她加以劝导的，但心有余

而力不足，只能盯着她无力地说着，退一步讲，我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您不要再劝我了，”她边哭边说，“您别再提他了，再骗我会来，他并非铁石心肠，也不会无情地抛弃我，而事实上他就是这样。到底怎么回事呀？我所写的那糟糕的信里有什么不妥当的吗？……”

她的哭声越发大了起来，说话声越来越小，看见她这样我的心都破碎了。

“天哪，他多残忍，多没良心呀！”她又喃喃道，“甚至吝啬于一行字乃至一个字！若是他能对我说不要我了，我被他甩了也有情可原的，谁知他竟接连三天只字不写！面对一个无以依赖的可怜的姑娘，他就说侮辱就侮辱了！而这个姑娘错就错在根本不应爱他的。天哪，我的心整整三天是怎样被痛苦折磨的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呀！只要记起我首次叩门找他，在他眼前忍气吞声地泪流满面，乞求他施舍一点点儿的爱情，……这并非全部呢！……您听我对您讲，”她转过来面朝我说道，泪花盈眶！“不可能这样的！绝对不会的，这太不合常规了！不是您，就是我，被人欺骗了？也有可能那信他并没有看？或许现在他一无所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您说一说，看在老天的份儿上，您说说，这到底怎么一回事（我无法理解所有的一切），他怎会这样粗暴、无人性呢？连我他都这样处理！不理不睬，只字不回！哪怕是与世上最卑贱的人打交道，也不会如此没良心的！或许什么闲言碎语传到他的耳中，或许我被小人在他面前编排好多不是？”她叫喊着连连向我质问，“您说说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您听我讲，纳斯金卡，明天我将代您全权拜访他。”

“哦？”

“我会质问他的，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所有的一切。”

“哦，哦！”

“您快再写封信，别推辞，纳斯金卡，别再推辞！我会强迫他

对您所做的一切绝不敢轻视，这前前后后他都会知道的，如果……”

“不，我的朋友，不，”她把我的话头截断说道，“算了！我绝不会再写信了，一行字、一个字都不会写，到此为止吧！对他这个人我丝毫不知，我也对他没有感情了，他会被我忘……记的……”

她再也说不下去了。

“您先静静，您先静静！纳斯金卡，您坐一坐。”我边说边扶她在长凳上坐下来。

“我心情很平稳。到此为止吧！结局原来如此！即使我会流泪，但它终会干涸的。别认为我将自杀，我可不去投河自尽的！”

我激动得欲言又止，不知所措。

“您听我说！”她边接着说边把我的手抓住，“您向我坦白地讲，如果换了您，会如此干吗？对一位自愿登门的姑娘，您会轻而弃之吗？望着她的双眼，您会不知羞耻地玩弄她那颗娇弱而又愚笨的心吗？您不会不珍惜她对您的情吧！您知道她孑然一身，对自己无法照料，但却并不学坏！……上帝呀，我的上帝呀！……”

“纳斯金卡！”我虽然竭力抑制内心的激动，但最终还是叫喊出来，“纳斯金卡！我因您的指责而心痛！我的心被您刺伤了，您这样与杀我有何两样？纳斯金卡！我再也无法自制了，我要倾诉我理所应当说的全部心里话……”

我边说着，边把身子从凳子上欠了欠，她把我的手握住，以吃惊的眼神看着我。

“您没事吗？”她迸出一句话。

“您听着！”我不再迟疑下去了，说道，“您听好了，纳斯金卡！现在我所说的都是些愚不可及的痴人梦语！我明白，这种事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无法自制下去了。我凭着如今饱受折磨的名义向您先恳请，请您原谅我的胡言乱语！……”

“说呀，怎么啦？”她问道。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已忘了流

泪，惊讶和好奇布满了她的双眼。“您怎么啦？”

“这事虽遥不可及，但是纳斯金卡，我爱您！就是这样的！好了，现在我把心中话倾诉出来了！”我边讲着边挥了挥手。“如今您会意识到，您还能像刚才质问我那样照说不误，并无心听我劝告您的话吗？……”

“啊，怎么说呢，怎么说呢？”我的话被纳斯金卡打断了，“这也没什么呀！哦，我早就意识到对我您充满爱心的，但只是以为您限于一般友好范围罢了……哎，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呀！”

“最开始，我只是一般的那种喜欢，纳斯金卡，可如今，如今……正如您那时携带包袱去叩他门一样，我此时也是这样，甚至比不上那时的您，纳斯金卡，因为当时您所爱的人心无别属，而您现在却心有所归。”

纳斯金卡这时慌得手足无措了，红晕爬上了她的双颊，两眼盯着地面。

“纳斯金卡，我该如何去做，到底该如何去做！我心里有罪，我滥用了……不对，不对，我并没罪过的，纳斯金卡！我的各种感觉在告诉我，我的心在对我说，我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因为对您我永不会伤害的，也压根儿不会欺辱您的！我是您的朋友，哪怕此刻也是您的朋友。我未作丁点儿更改。您看，纳斯金卡，我泪如泉涌，随它去吧，想流就继续流吧，这并不会影响任何人的，而且它也会干涸的，纳斯金卡！……”

“您坐一坐，坐呀！”她拉我在长凳上坐了下来，讲道，“啊，我的上帝！”

“不了！纳斯金卡，我就不坐下来。这儿我也不能呆下去了，您也不会再看到我了。我一说完心里话就马上离开。我想说的是，对我爱您这一点恐怕您永远也不知道。我会把它作为秘密藏在心中的。此时此刻我绝不会为了自己而对您不闻不问地加以折磨。不！话又说回来了，现在我实在忍无可忍了。这事是您先惹起来的，全都因为您，错可不在我身上。您可不要赶我离开您

……”

“哦,当然不会,不会的,我不会把您赶走的,绝不会!”纳斯金卡边说边努力把自己尴尬的神态掩藏起来,真够她受的!

“您不会把我赶走?算了,我原本打算自动从您身边跑开的。让我先说然后再走,因为在这儿您先说我就会坐卧不安。在这儿您痛哭流涕,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就……就因为(我还是讲出来吧)就因为您被他遗弃了,他拒绝了您的爱,而对我而言,我亲身所感所受在心中蕴藏了多少对您的爱恋呀。纳斯金卡,多少的爱恋呀!……对这些爱恋我只要想起,对您的一切我又是那么爱莫能助,我心中就痛苦万分……心都快痛死了,故而我应把心里话倾诉出来,不能再闭口不谈了,纳斯金卡!……”

“是的,是的!您说吧,就这样说出来吧!”纳斯金卡边做了个莫名其妙的动作边说道,“对您我如此讲话,可能您会不适应,但是……您对我说吧!以后我会对您讲的,所有的一切!”

“您这样对我只是出于可怜罢了,纳斯金卡。您只是可怜可怜我,我的好朋友!过去的就让它随之而去吧!您对说过的话是无法抹掉的。不对吗?您看,现在您对一切都明白了吧,这就是基础。好了!现在所有的一切多么美妙呀!但是,您听着,当您在长凳上哭着坐在那儿时,我心里考虑的是我自己(哎,请别介意我把自己当时的想法坦白出来)!我想(自然,纳斯金卡,这太遥不可及了)我原想您……已彻底与他决裂了,对他已无情意了。当时(昨天和这之前我都是这样考虑的,纳斯金卡),当时我就是如此打算的,准备努力使您对我产生爱恋。您曾说过,您也曾亲口说过的,纳斯金卡,我是否几乎让您完全地爱上了我呢?那么,接下去如何做呢?这差不多是我所有要倾诉的知心话了。惟一未说的就是,若您真爱上了我又该怎样呢?这是惟一未说的一点,我再也未隐瞒什么啦!我的朋友(不管怎样您仍是我的朋友),您耐心听听我的心里话。显而易见,我这人很平凡,又是这样的地位卑微、双手空空,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纳斯金卡,

我因心烦意乱说得不知所云)而是在于对您我真心地爱着,哪怕您的心为他而且继续为那个我认识的人所占领着,我仍是一片痴心爱您。您一定意识不到,我爱您这将使您背负沉重的压力。但是,无论何时您都能听到并感觉到您的身边有一颗高尚正直的心、一颗热情四溢的心因您的存在而跳跃着……啊,纳斯金卡,纳斯金卡!我实在是被您迷住了!……”

“您的泪不要再流啦,我可不愿见到您流泪,”纳斯金卡这样讲道,从长凳上又敏捷地站了起来,“起来,我们一块儿走走,别流泪啦,千万别再流泪啦。”她说,同时又用手帕拭去我的眼泪。“好啦,现在我们一块走走,或许有些话还准备说给您听呢……不错,我现在已被他抛弃了,并被忘却得干干净净,虽然我对他仍未忘情(对您我是绝不隐瞒的)……现在我问您,请您告诉我。打比方,如果说我对您生情,换句话说,如果我仅仅……啊,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一旦我记起过去我对您给我的那份爱加以嘲弄,甚至刺伤您、还夸口您对我未生情之类的话时,我的心就万分难过。……我的上帝!这一点我怎能事先无感觉呢,我怎能一点感觉都没有呢?我实在笨极了,不过……好了,我决心已下,我告诉您所有的一切……”

“纳斯金卡,您听听我的话,您知道吗?我要告诉您的就是我要立即从您身边离去。我这样做,对您而言近乎折磨。您看,现在您因为过去嘲弄过我而良心不安,这并非我所想见的。不错,除了痛,我压根儿不愿您……当然,我应负起自己的责任来,纳斯金卡,我们告别吧!”

“别走,不想听听我的意见吗?您能不能继续等呢?”

“继续等?等什么?”

“我心归他所有,但这毕竟已成为历史,它应当成为历史的,它不能不成为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我听到……谁知晓呢?可能今日一切都结束了,因为我对他充满仇恨,就为了我们坐这儿痛哭流涕时他嘲讽我;就为了您不会和他一样抛弃我;就为了

对我您知道珍惜疼爱，而他却不知；最后是为了我本人对您也充满爱意。不错，我爱您！如同您爱我一般爱着您！过去我曾亲自向您表述过此点的，您没亲耳听到吗？我爱您，原因就是您人比他好，比他善良、高尚，原因就是他……”

那惹人怜的姑娘心中万分激情，连话也说不下去了，她的头倚靠在我肩上，接着她在我怀中躺下来，伤心欲绝地哭着。我极力劝慰着她，可她的泪仍如泉涌。自始至终我的手被她握着，她一边痛哭一边讲道：“您等一下，等一下，我立即就不流泪了！我想对您说……您别把这些眼泪看成（它们出于软弱）……您等一下，它会扔下我的……”终于，她不再哭了，把泪拭去后，我们又走向前方。我原想说话，但她总是请求我稍等片刻。这之后我们俩沉默不语……最终，她振作了精神又开口说了起来。

“原因是这样的，”她无精打采地以颤音说着，而这样的音调中忽然间有一种别样的旋律盘旋其中，长驱直入地占领了我的心灵，被一股甜蜜蜜的感觉包围了。“你千万不要把我看做是行为浮漂的浪荡女子，不要把我看做是颇轻率地将情感的誓言抛置脑后的人……他被我整整爱了一年，在上帝面前我起誓，我压根儿连不忠于他的想法都未曾有过。然而，对此他却从不放在心上，还对我横加嘲弄，盼望上帝永在他身边！我因他受到打击。我的心因他而受重创。我对他已无爱恋，因为我所爱的人只会是个心胸宽广、与我知心的君子，就像我一样，故而我的爱他不配拥有，哎，但愿上帝永在他身边！如此一来便好，总好过于我在未来的期盼中才窥清他的真实嘴脸，发觉自己上当。……也好，就这样结束吧！可是，我好心的朋友，谁又能预料呢？”她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说下去，“谁又能预料得到呢？感情上所受的蒙骗，想像力的自我欺骗，或许是我所有的爱。或许它自诞生时就注定是场捉弄人的游戏，是点滴小事，但促使它生成的动力是缘于我奶奶对我监护的日子吗？或许，另一个是我本应钟情之人，而非他，非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关护、爱怜我的人，所以，所以……

哎，此事就聊到这儿吧，免谈吧。”纳斯金卡心潮澎湃，气都喘不过来了，就终止了这个话头。“对您我只想说……我只想说的是：尽管我钟情于他（哦，不，曾经钟情于他），尽管您也会讲……如果您认为您爱我爱得是那么深挚，这种深挚地爱能够将我过去对他的爱恋完全从心中驱逐出去的话……假若您想同情我，假若您不愿在命运挑衅面前让我孑然一身，无所希望，无所慰藉的话，假若您盼望能此时此刻深挚爱我并把这爱延续到永远的话，那我可以向天发誓，对于您的爱，我心中对您的感激我可以向天发誓，对于您的爱，我心中对您的感激和爱恋是不会逊色于对他的……现在您愿意把我的手握住吗？”

“纳斯金卡，”我哭泣着，话不成句地叫喊道，“纳斯金卡！……啊，纳斯金卡……”

“行了，行了！唉，现在一切都好了！”她竭尽全力才把感情抑制住，并说道，“喏，现在讲清了一切，不对吗？对吧！喏，您幸福万分，我也是如此，从今往后我们压根儿不要再提这件事啦。请您稍等，您原谅我吧……看在圣母玛丽亚的面子上，您聊些其它的话题，怎样？……”

“好，纳斯金卡，好！我们已说腻了这事，现在的我被幸福包围着，我……哦，纳斯金卡，现在我们就聊别的话题吧，好，好，我们得马上聊别的话题。不错，我打算……”

谁知我竟无话可续，我们时而哭时而笑，尽说些千万句空洞无物并且无所关连的话。我们一会儿行走于人行道上，一会儿又转头返回，从街道横穿过去。这之后我们驻步停留，又回到沿河大道。我们彻头彻尾地就像两个天真无知的孩童一样……

“纳斯金卡，目前我一个人住着，”我开口讲道，“可明日……哦，纳斯金卡，您自然知晓，我穷得可怜，只有一千二百卢布的家当，但，这无所谓……”

“自然，这是无所谓的，奶奶对我们并非负担，她有养老金补贴的，奶奶就该与我们同住的，不是吗？”

“哦，这是自然，奶奶是该与我们同住的……可是这个玛特莲娜……”

“天哪，我们那儿也有菲克拉呢！”

“玛特莲娜，是个好心人，惟一的缺点是没一点想像能力，纳斯金卡，毫无想像力。但这并不妨碍什么！……”

“不管怎么说都一样，他们二人可同住的。可是您明日就得搬去与我们同住。”

“这行得通吗？搬去与你们同住！行，我打算去……”

“是呀，您前去租我们的房子。我们楼上的小阁楼是无人住的，从前住着一位贵族老太太，但她后来搬走了。从另一方面讲，我明白奶奶心里愿意一个青年人住进来。我向她询问原因：‘为何愿意一个青年人来住呢？’她回答说：‘原因是我上了年纪，但你可别错认为我要为你牵线，把你嫁给他，纳斯金卡。’我推测这缘于那个……”

“哎哟，纳斯金卡！……”

我们就跟着开怀大笑。

“哦，好了，不讲了。现在您在哪儿住？我都忘了地点啦！”

“是乌桥畔巴拉尼科夫家的房子。”

“那房子可是幢很大的房子？”

“不错，很大。”

“哎呀，我明白它很不错。但您知道吗？您还是退掉它，尽快到我们家来住吧……”

“明日，纳斯金卡，明日我就搬来住。那儿我还欠些房租，但这无所妨碍的……过不久我就有薪水可补贴了。……”

“您知道不知道，或许我会去教书，边学习，边教别人……”

“那太棒啦！……我得奖的日子也很快会到来的，纳斯金卡……”

“那么这样一来，明日您就成为我们的房客了……”

“对呀。《塞维勒的理发师》又快演出了，我们也一块乘车观

赏这出歌剧。”

“好，同去，”纳斯金卡边笑边说，“但，我们还是不去观赏这出歌剧，而是去观赏些其它的……”

“哦，对，观赏别的什么的，这自然更好，出乎我的意料……”

我们谈至此，如同陷入云雾之中，好像不知出了何故障。时而驻足一处长久地交流着，时而又快步地随意踱来踱去，时而哭，时而笑的……突然纳斯金卡想回去了，我除了想送她回家之外不敢想劝阻她。我们走了，一刻钟左右，沿河大街我们的长凳猛然映入眼帘。她一声叹气，眼眶盈泪。我心中恐惧，冷汗出了一身……但她很快地把我的手握住，又拉着我来回走动，不知所云地聊……

“现在是回家的时候了，我到回家的时候了。我想，已很晚了。”纳斯金卡终于讲了出来，“我们过孩子瘾也过得足够啦！”

“是的，纳斯金卡，但现在的我睡意皆无，我就不回去了。”

“或许，我也无法入睡的。但您还是把我送回……”

“那是自然！”

“不过，现在我们得相伴走到我家门口。”

“没问题，没问题……”

“果真？……不管怎样早晚都要回去的！”

“当然不假。”我边笑边回答……

“好吧，我们回去吧！”

“好的。”

“快抬头看天空，纳斯金卡，快看呀，明日定会妙不可言的，天是那么的湛蓝，月亮是那么的皎洁！快瞧呀，月亮就要被那朵黄色的云朵遮住啦，快瞧，快瞧呀！……哦，它又飘走了，快瞅，快瞧呀！……”

然而，纳斯金卡对云彩置之不理，只是一言不发地呆站着，如同钉死在那儿一般。过了片刻，她似乎有些恐惧，拼命地往我身边靠着。她的手在我手中抖动着，我向她看了看……她更是紧

紧地贴在我身上。

此时，一个青年人从我们身边走过。突然，他停下脚步，向我们瞅了瞅，然后又走了过去，我的心开始哆嗦了起来……

“纳斯金卡，”我压低音调问她，“他是谁，纳斯金卡？”

“是他！”她轻轻地作了回答，身子向我这边越发靠得紧了，并且也哆嗦得很……我使了好大劲儿才把脚跟稳住。

“纳斯金卡！纳斯金卡！是您吧！”一个声音从我们身后传了过来，同时那个青年人又走向我们这个方向……

我的上帝，那叫喊声究竟是何种叫喊声呀！她身子猛一颤！她立即从我的双手中挣脱出去，扑向他那儿！……我呆立在那儿，傻傻地盯着他们，如同死去一般。然而，她正要伸手向他怀中扑去的片刻，猛然又把身子转了过来走向我这儿，在我的身边电闪风刮般地出现，未等我有意识，她用双手紧紧地搂住我的脖子，向我热烈地亲吻了一下。这之后，她未对我说一个字，就奔回他身边，把他的双手握起，拉着他一块走远了。

我凝望着他们的身影，长久地在那儿呆站着……直至我也看不见他们的身影。

早 晨

我的夜晚因早晨的不约而至而逝去了。天气很糟。外面雨飘着，窗玻璃被雨点砸来砸去的，使人心中一片悲凄。小房间内不见一点儿光亮，阴沉而乌黑，与屋外毫无两样。我身体各个器官已不知不觉地为寒热病毒传染着，头疼得昏沉沉的。

“先生，您的信，是市邮局信差送来的。”玛特莲娜把身子弯下来，向我说道。

“信！谁寄的信？”我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边叫道。

“先生，我也不知道，你自己看吧，也许信上标明了呢！”

我把信封打开一看，原来是她写来的信！信中纳斯金卡这样写道：

啊，我乞求您的宽恕，乞求您的宽恕！我双膝跪地向您乞求，请您宽恕我。不仅您而且我自己都为我所蒙骗。这如同一场梦，一个梦幻……今日我因您而心痛万分，请您宽恕，请您宽恕我！……

不要对我心怀愤恨，因为对于您我无所变更。我讲过将来我会对您心生爱恋，并且现在也是如此，甚至不比这逊色。啊，老天！如果能同时爱你们两个我该多幸福呀！啊，如果他与您是同一个该多好啊！

“啊，如果他与您是同一个人该多好啊！”我的脑海中闪过这句话，这使我回想起您的话，纳斯金卡！

上帝明白，此时对于您我该如何做好！我知晓您内心难过，万分沉重。是我把您的心如此重创，但您也明白，只要是钟情一人，即便是受了委屈也不会怀恨在心的，而您对我是痴情一片的！

我万分感激！的确，您对我的痴情我是万分感激的，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它已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如同一场美梦，醒后也久久不能释怀；因为那一瞬间，您如同手足一般在我面前袒露心语，那么心胸宽广地接纳我那颗瓦解成碎片的心，对它百般珍爱，抚慰，甚至治疗创伤……这将永远记在我心中。假若您宽恕了我，那么，在我心中这种感激之情永不可逝的，它是由我对您永远的怀念之心转变而成的……这种情感将在我心中永存，对它我会坚守着永不更改的，也不会背叛我自己的心灵的。我将始终如一地保存这种感情的。昨日它就是飞快地回到了心有所属的那个人的身旁。

将来某日我们也许会相遇,那时您会来拜访我们,而非把我们抛置脑后。您是我的知友、我的兄弟,这点是永不可改的。……在您我相见之时,您的手一定会伸向我的……不是吗? 您的手会伸向我的,您会宽恕我的,对吗? 您仍然对我爱恋的,对吗?

啊,您爱我吧,别把我抛弃一边,因为即便此时此刻我仍对您心有所恋,因为我配得上您的爱恋,因为我当之无愧的……我亲爱的朋友! 下周我即将与他步入结婚殿堂。他回来时并未丢掉那份深挚的爱恋,并从未把我丢到脑后……在信中我提及他,您千万别动怒。拜访您的时候我一定会把他带上。您也会喜爱上他的,不是吗?

请您宽恕我们,请您别忘记和仍爱恋您的

纳斯金卡

长久地,我反反复复地看着这封信。最终泪水从眼眶中滑落,手中的信纸飘然而落,我用手掩面而泣。

“亲爱的! 亲爱的!”玛特莲娜开口说道。

“怎么啦,老太婆?”

“我把天花板上的蜘蛛网全打扫干净了,如今即使您结婚、邀请客人出席宴会都无所妨碍啦! ……”

我向玛特莲娜望了一眼……她虽老但精力仍不减当年,可是,突然,我莫名其妙地发现她眼神黯然,皱纹深深,躬腰驼背,一副颤巍巍的样子。突然,我莫名其妙地发觉我的房间也如同老太婆一般,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墙壁和地板已褪色,一副黯然失色的模样,而且蜘蛛网也愈结愈多。当我的视线扫向窗外的时候,我莫名其妙地发觉对面的一幢房子也是一副老态,颜色灰暗,圆柱上的灰泥早已剥离退掉,屋檐也黑乎乎的,并裂开了缝,原本色泽夺目的深黄色墙壁,现在也是斑驳一片,无法入眼观看下去……

难道是刚从乌云遮掩下逃出来的阳光又为一朵雨云所笼罩，故而映入我眼帘的一切都是黯然一片？难道我眼中闪现的一切可能是我将来的岁月，而它是那样丑陋冷酷得使人难过！于是我知道了我在十五个春秋逝去之后，更改的只是容颜的一丝苍老，其余的一切都如同现在一样，我仍孑然一身，在寂寞中咀嚼人生，仍与玛特莲娜相伴，而她在数年之后也仍像今日一样脑瓜无一点幻想力。

难道我要把我所受到的委屈深烙心中吗，纳斯金卡？难道我为了把一片乌云逐出自己的天空却在您明朗而温馨的快乐日子里投下一缕阴影吗？难道我对您痛声斥责，使您的心灵为愁苦所笼罩，暗地里叫良心的诗句使您的心灵作痛，逼迫在您最最深感快乐的时刻背负罪责地跳跃着吗？难道我要把您与他同步结婚殿堂举行仪式时黑发上所饰的鲜花践踏蹂躏吗，哪怕只是一朵，是吗？……啊，不，绝对不会的！我祝愿您的天空晴朗依旧，您的微笑永远恬静并迷人，我祝愿沉浸在幸福中的您万分幸福，因为另一颗孤寂的心曾被您赐予过幸福，而它对之满心感激！

我的上帝哪！不多不少一分钟的幸福！但若就一个人的一辈子岁月而言，它还算少吗？